新中學教科書

初級古文讀本 卷二

目錄

一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一
二	問說	劉開	三
三	送趙生遊吳序	戴表元	六
四	石鐘山記	蘇軾	九
五	記董思翁	葉廷琯	一二
六	貓睛	俞樾	一四
七	鳩巢鵲占	俞樾	一六
八	馬伶傳	侯方域	一八
九	豢奏二氏誡	戴表元	二二
一〇	莊辛說楚襄王	國策	二三

一一　初夏　陸游……一一六
一二　漁翁　柳宗元……一二八
一三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彭士望……一一九
一四　蜃說　林景熙……一三一
一五　龍井題名　秦觀……一三四
一六　題趙子昂畫卷　戴表元……一三五
一七　惲南田　吳德旋……一三六
一八　筆疇序　唐順之……一三八
一九　陸白齋傳略　葉廷琯……一四〇
二〇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一四三
二一　眞州東園記　歐陽修……一四四
二二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一四七
二三　觀刈麥行　白居易　張綱孫……一四九
二四　贈竹嶼呂通判還郡序　唐順之……一五〇
二五　趙威后問齊使　國策……一五三
二六　去私　呂氏春秋……一五五
二七　射說　元好問……一五七
二八　人材　顧炎武……一五八
二九　別詩　范雲……一六一
三〇　山中雜詩　吳均……一六一
三一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陶弘景……一六一
三二　孤燕詩　衞敬瑜妻王氏……一六三
三三　瑯琊王歌辭……一六三
三四　項脊軒志　歸有光……一六三
三五　言命　方孝孺……一六六

三七　書劉禹嘆行孝傳後　劉基……六七
三八　與弟季書　董以寧……六九
三九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七一
四〇　誡兄子嚴敦書　馬援……七四
四一　觸讐說趙太后　國策……七六
四二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七九
四三　贈衛八處士　杜甫……八四
四四　竹樓記　王禹偁……八四
四五　孤竹贊　陳櫟……八七
四六　答毛憲副書　王守仁……八八
四七　遊雁蕩記　方苞……九〇
四八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朱彝尊……九二
四九　優孟　節史記……九四

五〇　慷慨歌　優孟……九六
五一　廉恥　顧炎武……九七
五二　與朱都憲書　陳獻章……九八
五三　遊釣臺記　鄭日奎……一〇一
五四　鶴歎　蘇軾……一〇四
五五　秦士錄　宋濂……一〇五
五六　前出塞　杜甫……一〇九
五七　後出塞　杜甫……一〇九
五八　長歌行　陸游……一一〇
五九　無衣　詩秦風……一一一
六〇　書左忠毅公軼事　方苞……一一一
六一　韓詩外傳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韓嬰……一一四
六二　論盛孝章書　孔融……一一五

六三　釋三九上　汪中……一一八
六四　說硯　朱彝尊……一二〇
六五　看山讀畫樓坐雨得詩　孫原湘……一二四
六六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　岑參……一二五
六七　遊龍門記　薛瑄……一二六
六八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淳耀……一二九
六九　浪淘沙　李煜……一三一
七〇　虞美人　李煜……一三二
七一　水調歌頭　蘇軾……一三二
七二　念奴嬌赤壁懷古　蘇軾……一三三

新中學教科書

初級古文讀本　卷二

一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一〕，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二〕爲多書。韓宣子〔三〕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四〕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五〕，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六〕。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簡便；而書益多，

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而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擇〔七〕、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八〕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注　〔一〕六材：土、金、石、木、獸、草也。禮：『天子之工六：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二〕柱下史、官名，周守藏室之史也。聃、卽老聃，姓李，名耳，爲周柱下史。孔子適周，見老聃，得百二國寶書。　〔三〕韓宣子、名起，春秋時晉卿。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四〕季札、春秋時吳王壽夢之少子。壽夢見季札賢，欲立之，卒不受。歷聘上國，適魯，請觀周樂；爲歌風雅頌。　〔五〕左史、官名；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倚相，人名，春秋時楚之左史。　〔六〕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洲之志。　〔七〕李公擇、名常，宋建昌人，皇祐進士。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鈔書萬卷於室，名曰李氏山房。　〔八〕咀嚼，猶言咀嚼。

二　問說　劉開

君子之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致疑〔一〕，非問無以廣識；好學而不勤問，非眞能好學者也。理明矣，而或不達於事；識大矣

，而或不知其細；舍問，其奚決焉？賢於己者，問焉以破其疑，所謂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問焉以求一得，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等於己者，問焉以資切磋，所謂交相問難，審問而明辨之也。

古之人處中〔三〕樂善，不擇事而問焉，不擇人而問焉，取其有益於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聖人擇之；芻蕘〔三〕之微、先民詢之；非苟爲謙，誠取善之宏也。三代而下、有學而無問。朋友之交、至於勸善規過，足矣；其以義理相咨訪，孜孜焉唯進修是急，未之多見也。況流俗乎？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學有未達，強以爲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四〕；如是，則終身幾無可問之事。賢於己者，忌之而不願問焉；不如己者，輕之而不屑問焉；等於己者，狎之而不甘問焉；如是，則天下幾無可問之人。人不足服矣，事無可疑矣，此唯師心〔五〕自用耳。

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謹護其失；寧使學終不進，不欲虛以下人：此爲害於心術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不然，則所問非所學焉：詢天下之異聞鄙事以快言論；甚且心之所已明者，問之人以試其能；事之至難解者，問之人以窮其短；而非是者，雖有切於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學之所以不能幾於古者，非此之由乎？

且夫不好問者，由心不能虛；心之不虛，由好學之不誠也。非謂不潛心專力之故，其學非古人之學，而好非古人之好也；不能問，宜也。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聖人所不知，未必不爲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聖人之所不能也。理無專在，而學無止境也。

是故貴可以問賤，賢可以問不肖，而老可以問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孔文子〔六〕不恥下問，孔子賢之。古人以問爲美德，後之君子以問爲恥；然則古人所深恥，而後世且行之不以爲恥者，多矣。悲夫！

作者生平事實　劉開、字孟塗，清桐城人，諸生；道光中卒，著有孟塗詩文集等書。

問說　送趙生游吳序

注〔一〕致、推而極之也。凡事理之有疑者，必推究其本，是曰致疑。〔二〕虛中、猶言虛心。〔三〕刈草曰芻，析薪曰蕘。詩：『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四〕臆、當胸之處。憑己意而忖度，謂之臆度。〔五〕師心、以己之心爲師也。〔六〕孔文子、春秋時衞大夫，名圉。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三　送趙生遊吳序　戴表元

邑有雋〔一〕者趙生壽父，美其衣冠，過余門而別曰：『樵孫生於燕娛，長於艱處，年幾壯而始知學；然而未嘗知遊之樂也。惟家世父兄嘗官於吳，今將往而涉足焉。惟長者賜之言詞以先〔二〕之。』余聞而嘉之。

夫吳古奢國〔三〕，有鹽、絺、稻、魚、鍛冶、之饒，聞於天下。其地形介於荆〔四〕越，姬太伯〔五〕之所逃，夫差項籍〔六〕劉濞〔七〕孫權〔八〕之所用也。然而有言偃〔九〕公子札〔一〇〕之化，故其人多聞而善讓；有朱買臣〔一一〕機雲〔一二〕兄弟之馳騁，〔一三〕故其人好詞章而長說謁；〔一四〕有范蠡〔一五〕張季鷹〔一六〕之慷慨高舉，故其人機變喜事，而無留心。其山有虎丘靈巖之嵬富峭刻，其浸有松江〔一七〕震澤之彌綿浩滉，烟雲、魚鳥、池臺、苑禦〔一八〕、漁帆、歌酒、之玩，日充於前；故其居者撫之內足，可以不出戶限而通公侯；其遊者輕裝空行，亦能談笑跬步〔一九〕轉易拱把而居千金。

昔余之少也，當壽父之年，則嘗遊之矣。其君子者，余嘗親之，其故實猶可徵也；其野人者，余嘗接之，其質朴猶可治也。迨再遊之，不如昔矣。迨三遊之，又不如再之所見矣。今壽父之遊，其得如余三遊之所見者乎？

雖然，壽父之遊，不可已也。壽父不可已，則有一焉：古人之遊必擇國。既擇國也，而後擇所與遊。壽父其既有所擇於吳否乎？吳之良大夫，以余所尊敬，莫先於方處州，因處州而吳之所與遊盡在也。壽父至吳，其以弟子禮遊於其門，安知余三遊之不能得者，壽父不一遊而盡得之？山川、風物、盛衰、榮枯、外物之美，皆不足爲賢者道也。他日充囊飽橐，滿

欲而歸，則復以報我。

作者生平事實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奉化人。宋咸淳進士，元初寓居於鄞，著有剡源集。

注　〔一〕雋，英雋也，人材出衆也。〔二〕奢國，猶言富庶之國。〔三〕先，導也。〔四〕荊，卽楚國。〔五〕姬太伯，周太王之長子，太王欲立季歷；於是太伯與次弟仲雍，避少弟季歷，而奔荊蠻，自號句吳。〔六〕項籍，字羽，秦末下相人，與叔父梁起兵吳中，自立爲西楚霸王。〔七〕劉濞，漢高祖兄子，立爲吳王；後鼂錯議削諸侯之地，濞與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諸王皆反。〔八〕孫權，字仲謀，漢末富春人，承父堅兄策之業，據有江東，稱帝於建業，國號吳。〔九〕言偃，字子游，春秋吳人，孔子弟子。〔一〇〕公子札，卽季札，亦稱延陵季子，亦稱州來季子，封於延陵，亦稱延陵季子。〔一一〕朱買臣，字翁子，漢會稽吳人，家貧，賣薪自給，行歌誦書；武帝時以嚴助薦札。〔一二〕機雲，晉吳郡人陸機陸雲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兄弟齊名，時稱「二陸」。〔一三〕馳驟，言文思之縱橫馳驟，不可一世。〔一四〕說謁，遊說請謁也。〔一五〕范蠡，字少伯，春秋楚人，仕越，與越王句踐共滅吳，遂浮海入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居陶，又號陶朱公。〔一六〕張季鷹，名翰，晉吳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歸。〔一七〕松江，太湖之支流，卽今吳淞江也。〔一八〕禦同籞，禁苑也。〔一九〕跬步，半步也；凡人一舉足曰跬。

四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一〕云：『彭蠡〔二〕之口，有石鐘山〔三〕焉。』酈元〔四〕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五〕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叩而聆之，南聲函胡〔六〕，北音清越〔七〕。枹〔八〕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九〕舟行適臨汝〔一〇〕，而長子邁〔一一〕將赴饒之德興〔一二〕尉，送之至湖口〔一三〕，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

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一四〕、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欸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一五〕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一六〕如鐘聲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一七〕澎湃〔一八〕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一九〕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二〇〕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二一〕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注　〔一〕水經，不知何人所作；舊題漢桑欽撰。以其文考之，知非欽作也。〔二〕彭蠡，即鄱陽湖，在江西省之北境。〔三〕石鐘山，在江西湓陽道湖口縣。〔四〕酈元，名道元，字善長，北魏范陽人；著有水經注四十卷。〔五〕李渤，字濬之，唐洛陽人；元和中，遷江州刺史，治湖水，築堤七百步。〔六〕函胡，宮音，其聲弘大。〔七〕清越，角音，其聲清激。〔八〕枹，音孚，擊鼓杖也。〔九〕齊安，唐郡名，宋黃州治，在今湖北江漢道黃岡縣西北百二十里。〔一〇〕臨汝，唐郡名，宋汝州治，今河南河洛道臨汝縣。按子瞻時由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移汝州。〔一一〕邁，字伯達，官終駕部員外郎。〔一二〕饒，宋州名，今江西湓陽道鄱陽縣其治邑也。憲興，即今江西湓陽道德興縣。〔一三〕湖口，即今江西湓陽道湖口縣。〔一四〕鶻，隼也，善襲他鳥，巢多營於絕壁凹處。〔一五〕鸛鶴，形似鶴而亦如鷺，全身色灰白，翼與尾均黑，巢於高樹，不善啄，祇能鳴。〔一六〕噌吰，音琤宏，鐘聲也。〔一七〕涵澹，水動貌。〔一八〕澎湃，音磅湃，波相戾貌。〔一九〕窾，音款；鏜鞳，音湯榻；窾坎鏜鞳，鐘鼓聲。〔二〇〕周景王，名貴，靈王子。無射，鐘名，射音亦，律中無射也。國語：『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二十四年，鐘成。』〔二一〕魏獻子，名舒，春秋晉卿。按當作莊子，魏絳也。左傳：『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五　記董思翁　葉廷琯

思翁有示其子祖源論書語三千八百餘言，康熙〔一〕時，蕭張翀淞南識小錄記之。其論用筆、用墨、運腕、結體、之法，精微曲至，皆甘苦有得之言，所以啓導之者備矣；然祖源不聞以能書世其家。可見爲學之道，父不能傳之子，作字且然。蓋語焉雖詳，所謂「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

蕭氏謂其書更秀逸不羣，惜多殘缺失次，因校正存之。據所言，似及見思翁此帖墨跡。今不知流落何所，亦未見有石刻。

惟蕭書此條後附一事，頗可資〔二〕談助〔三〕。云：『新安〔四〕一賈人，欲得文敏書而懼其贋〔五〕也，謀諸文敏之客。客令具厚幣，介入謁，備賓主禮；命童磨墨，墨濃，文敏乃起揮毫授賈。賈大喜，拜謝持歸，懸堂中。過客見之，無不歎絕。明年、賈復至松江〔六〕，偶過府署前，見肩輿而入者，人曰：「董宗伯〔七〕也。」賈望其容，絕不類去年爲己書者。俟其出，審視之，相異眞遠甚，不禁大聲呼屈。文敏停輿問故，賈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爲人所紿矣。憐君之誠，今可同往爲汝書。」賈大喜再拜，始得眞筆；歸以誇人，而識者往往謂前書較工也。』此又可見名家隨意酬應之筆，常有反出贋本下者。可遽定眞僞於工拙間乎？

曾見方蘭坻〔八〕書論記一事云：『思翁常爲座師〔九〕某公作書，歷年積聚甚多。一日試請董甲乙〔一〇〕之；乃擇其結構綿密〔一一〕者曰：「此平生得意作。近日所作，不能有此腕力矣。」某公不禁撫掌〔一二〕曰：「此門下〔一三〕所摹者也。」乃相視太息。』此事正可與前事相印證。思翁自賞且如此，人安能以鑒別無訛自信乎？

題解　董思翁、名其昌，字玄宰，號思白，明華亭人，萬曆進士；以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謚文敏。天才俊逸，書法初宗米芾，後自成家；畫集宋元諸家之長，行以己意，瀟灑生動。

作者生平事實　葉廷琯、字調生，清吳縣人，同治初舉孝廉方正，著有吹網錄鷗波餘話

記董思翁　貓睛

等書。

注〔一〕康熙、清聖祖年號。〔二〕資、供也。〔三〕談助、謂可作談論時之資料也。〔四〕新安、今安徽蕪湖道休寧、歙縣，並爲隋新安郡治。〔五〕贋、僞物也。〔六〕松江、今江蘇滬海道松江縣。〔七〕宗伯、古六卿之一，後人卽以之稱禮部尚書。〔八〕方蘭坻、名薰，號樗盦，又稱禦兒鄉農，清浙江石門人；乾隆時布衣。詩書畫並妙，寫生尤工，與奚岡齊名，著有山靜居稿。〔九〕座師、卽座主，科舉時代，得儁之士，以有司爲座主，而自稱爲門生。〔一〇〕甲乙、評判優劣，以甲乙次第之也。〔一一〕綿密、周匝結實也。〔一二〕撫掌、言喜而拍手也。〔一三〕門下、古之豪顯者養士於家，謂之門下，後人亦稱門弟子爲門下。

六　貓睛　俞樾

本朝無名氏調燮類篇有貓眼定時歌云：『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一〕樣，辰、戌、丑、未、側如錢。』余載之茶香室續鈔〔二〕。

王夢薇〔三〕云：『貓睛夜明而晝眯〔四〕。午時日光正烈，貓睛畏日，每閉目而眠。或啟視之，則爲陽光所逼，其睛斂如一綫。辰、巳、日威未熾，申、酉、日勢已衰，故皆縮而如棗核。然至夜則六時皆圓。惟捉向燈下觀之，亦如棗核然，畏燈光也。曾記一日貓伏案頭，時正卓午〔五〕，呼至後軒驗之，睛僅微纖耳；攜向南窗，則緊閉其目，抉而觀之，頓縮如綫。又一日、風雨如晦，時亦正午，視其睛仍圓也。同一午時而睛雨異，同在一日而又以地之明暗異，可悟其理矣。昔人定時之歌，特因晝所見而推之於夜，實亦未嘗細驗之也。』

余按夢薇之說頗有理。酉陽雜俎〔六〕云：『貓目睛日暮圓，及午豎斂如綖。』則古人固以晝言耳。

作者生平事實　俞樾、字蔭甫，號曲園，清德清人，道光進士，著有春在堂全集等書。

注〔一〕銀杏、落葉喬木，一名公孫樹；實繁，霜後肉爛，取其核，名白果，仁可炒食。〔二〕茶香室續鈔、曲園撰有茶香室叢鈔及續鈔，茶香室其夫人姚氏之妝閣也。〔三〕王夢薇、名廷鼎，清震澤人，俞曲園之弟子也。〔四〕眯、音冒，目不明貌。〔五〕卓午、正

午也，〔六〕酉陽雜俎、事類或式撰，凡二十卷，續集十卷。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還文祕籍，亦往往錯出其間。

七　鳩巢鵲占　金　纓

方夢園〔一〕前輩〔二〕所著叢話有「鳩巢鵲占」一則，余載之茶香室續鈔矣。王夢薇謂余曰：『此說究非也：鵲巢於冬而哺於春，人人見之；從未見有鳩爲巢者。鳩卵於夏，往往占鵲之敗巢以哺。蓋鵲雛既長，各依茂樹以棲，其視故巢已同敝屣〔三〕；鳩實據之以哺其子，事之常也。大凡禽之營巢，專爲哺雛計，平日皆不巢居。鳩哺之時，鵲雛已散，無所用巢，安有反占鳩巢之事乎？疑方君所見本是鵲巢，其時稍早，鵲尙戀巢，鳩欲早據，故爲鵲所逐。方君見鳩去而鵲存，遂誤以爲鵲占鳩巢矣。又鳩之所占，不定鵲巢，嘗於杭〔四〕寓見高梧〔五〕上有鷺來巢。蓋鷺雖水鳥，而哺則在樹，亦哺於春。至三月暮，攜雛而去。鳩來據之，生子五，其一爲大風吹墮而死。五月，四雛長成，不知所之，而巢亦壞，鷺與鳩均不復顧問矣。方君謂鵲占鳩巢，萬無此事；卽泥〔六〕詩人之辭〔七〕謂鳩必占鵲巢，亦非理也。』

以上皆夢薇說。余於月夜納涼，與兒婿〔八〕輩言此。二兒婿姚曰。『謂鳩必占鵲巢固非，謂鳩必占他鳥之巢以爲巢亦非。蓋鳩當伏卵之時，適無他鳥之巢可占，則亦自爲之，但不工耳。曲園〔九〕中有二鳩巢：其一在曲水亭，亭故有匾，其下附於壁，其上距壁幾及尺，鳩卽巢其中；雛成，飛去，取而視之，則亂草蒙茸〔一〇〕，不成其爲巢，此鳩所自爲也。又其一在小竹里館竹林中，甚工緻；推原其初，乃白頭翁〔一一〕之故巢耳。』大兒婿樊言：『曩居中牟〔一二〕，縣署多鳩，自或爲巢，或占他鳥之巢爲巢，其自爲者率不工。古人言「鳩性拙」，不虛也。』此與夢薇說可發明，而亦可補其所未備。

又曲園後垣外某氏院落〔一三〕有大銀杏一株，每歲有鵲來巢。鵲未去，鴉來奪居之；鴉未去，梟又來奪居之。方其相爭時，聲甚喧噪，數日始定。深秋，銀杏熟，其家撲而取之；巢傾，梟乃去。此一巢率三鳥居之，歲

以爲常。然則鳩固不必定占鵲巢，而占鵲巢者，亦不必定是鳩也。

注　〔一〕万柳園、名睿頤，字子簴，清定遠人，道光進士，著有二知軒文集。　〔二〕前輩、論語朱注：『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後人因稱先達爲前輩，以其年輩尊於己也。　〔三〕敝屣、喻廢物也。　〔四〕杭、今浙江錢塘道杭縣，清爲杭州府治。　〔五〕梧、梧桐也，落葉喬木，榦直，色青，葉闊大，有缺刻，種子可食，材可製器。　〔六〕泥、溺詣切，滯也。　〔七〕詩人之辭、詩召南：『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八〕嬪、同婦。　〔九〕曲園、俞樾之家園也。　〔一〇〕蒙茸、亂貌。　〔一一〕白頭翁、大如畫眉，全體灰黑，腹白，翼尾皆黑而帶綠；老則頭白，故名。　〔一二〕中牟、縣名，今河南開封道中牟縣。　〔一三〕院落、宮室之有垣牆與他所相隔別者；後漢書註：『落，居也。』

八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一〕梨園〔二〕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三〕，社稷〔四〕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問桃葉渡〔五〕，遊雨花臺〔六〕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慮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一興化部，一華林部。

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七〕，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八〕，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九〕所謂椒山〔一〇〕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一一〕，而西肆之爲嚴嵩〔一二〕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

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存。後且三年，馬伶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一三〕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

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

李伶，李伶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一四〕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一五〕而去。

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回回云。

作者生平事實　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明末商邱人，著有壯悔堂集。

注　〔一〕金陵，今江蘇金陵道江寧縣。〔二〕梨園，唐玄宗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後世稱優伶爲梨園弟子，本此。〔三〕留都，明始都金陵，後遷順天，因稱金陵爲留都。〔四〕社稷，土穀之神也，設壇以祭之。凡有國者，皆祭社稷。故社稷亦爲國家之代稱。〔五〕桃葉渡，在江寧城秦淮河與清溪合流處。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獻之嘗臨渡歌以送之，後人因名渡曰桃葉。〔六〕雨花臺，在江寧縣南，據岡阜最高處；遙瞰大江，俯臨城市，爲金陵扼要之地。〔七〕妖姬，靜女，謂妖冶之姬，靜好之女也。〔八〕肆，列也。〔九〕鳴鳳，崑曲中有鳴鳳記，演楊椒山及嚴嵩事。〔一〇〕椒山，姓楊，名繼盛，字仲芳，明容城人；嘉靖進士，累遷刑部員外郎；時嚴嵩用事，繼盛劾其罪，疏入，廷杖；繫獄三載，竟棄市。穆宗立，追謚忠愍。〔一一〕河套，鳴鳳記中之一齣，爲夏言與嚴嵩論曾銑復河套事；後銑卒爲嵩所害。〔一二〕嚴嵩，字惟中，明分宜人，弘治進士；世宗時，官至太子太師，居首輔，擅殺夏言；恃寵攬權，貪賄賂，親僉邪，凡直陳時政者，皆斥戮之；子世蕃，爲太常寺卿，父子濟惡；楊繼盛劾嵩十大罪五奸，然卒爲所害。後鄒應龍極論嵩父子不法，帝罷嵩官，下世蕃於理，籍其家。〔一三〕匍匐，伏行也。〔一四〕顧秉謙，明崑山人，萬曆進士；天啓中，仕至禮部尚書；以諂附魏忠賢，入參機務。崇禎初，入逆案，論徒；贖爲民。〔一五〕羅拜，謂環而拜之也。

九　豢夸二氏誡　戴表元

古有豢氏之國，其俗喜搏。有一人最善搏，力既蓋一國矣；其於奮逆批控邀遏〔一〕之術，特殫〔二〕其巧焉。他善搏，雖驕健如堵牆，躍其前，肘交而仆。由是人心服之，盡國中無與爲搏者。然謀折之挫之百方，乃相率奉之爲燕遊醴〔三〕食聲樂以儥其體。其人亦以爲吾搏已絕，浸淫〔四〕欲兼他技，縱而及於戲弄博弈之事，衆奉之者外與之遊，而實以搏之不如也，心索〔五〕而習之。久之搏成，度其人已不復可畏，一少年當衆恚〔六〕曰：『吾屬所以奉子者，以子能搏耳。吾今與子搏。止明日，搏於市，其人振腕翔踵而赴

之，氣喘然，索〔七〕矣。故今言技之不終者，以豢氏爲戒。

夸氏之國有好德之士，亦猶是也。夸氏之國之士，叩之其策靡不知，投之其藝靡不習；自炎黃〔八〕以前茫昧〔九〕無名之初，沿而及於其身之所歷，其間廢置盛衰然否之迹靡不通其故；自儒者之所當務，以至九流〔一〇〕百家〔一一〕六合〔一二〕之外，奇詭恍惚之說，靡不能舉其槩，亦可謂辨博不常之士矣。去而之一邑，一邑敬之；去而之一州，一州異之；去而之天下，天下之士愧之曰：『吾見此人，殆虛爲士也！』則相與北遊而事之，願爲弟子。出則安車〔一三〕，居則函丈〔一四〕，羣弟子往來聽其說，而先生坐授之。其說曰：『凡吾於學，弗能物物而精之也；吾有要，學吾之要，而諸所欲能者可舉。』羣弟子得其說與書，大喜，不期年學皆成。先生處之洋洋然；其道有授而無受也，其能有出而無入也；心竊自幸：吾既爲天下師，何能勞苦復事學；今然後惟遊樂是圖，以畢其齒爾。如是又幾年，羣弟子時造先生之居而究焉，先生應之不踰其初，稍稍厭而去之。蓋老益昏，師道益衰，學者益離，無所得食而歸其國，其國之人不爲禮。今人言爲師者，又相戒毋若夸氏子然也。

題解　是篇所以喻晏安之害也。

注　〔一〕奮、猛然用力也。逆、迎也。批、手擊也。控、投也。邀、遮也。遏、止之也。〔二〕殫、盡也。〔三〕醴、甜酒也。〔四〕浸淫、以漸而入也。〔五〕索、求也；謂急切欲得之也。〔六〕恚、郁睡切，怒也。〔七〕索、盡也。〔八〕炎黃、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也。〔九〕茫昧、謂不可知也。〔一〇〕九流：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見漢書藝文志。〔一一〕百家、百氏之書。〔一二〕六合、上下四方，謂之六合。〔一三〕安車、坐乘之車。禮：『大夫七十而致事……適四方，乘安車。』〔一四〕函丈、講席也。禮：『席間函丈。』

一〇　莊辛說楚襄王　國策

臣聞鄙語〔一〕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二〕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

俛啄蚤蝨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三〕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

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已〔四〕。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五〕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六〕。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七〕因是已。游乎江海，淹〔八〕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陵衡〔九〕，奮其六翮〔一〇〕而淩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磻盧〔一一〕，治其矰繳〔一二〕，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劉磻〔一三〕，引微繳，折清風而扺〔一四〕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一五〕。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一六〕之事因是已。南游乎高陂〔一七〕，北陵乎巫山〔一八〕，飲茹溪〔一九〕之流，食湘〔二〇〕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二一〕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二二〕方受命乎靈王〔二三〕，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

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二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二五〕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二六〕方受命乎秦王〔二七〕，塡黽塞〔二八〕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

題解　莊辛、楚莊王之後，以謚爲氏，襄王、名橫，卽頃襄王，懷王子。或以爲此篇係屬寓言。

注　〔一〕鄙語、猶言俗語也。〔二〕蜻蛉、蟲名，與蜻蜓同類而異種；前翅之前緣較短，飛翔止息，常在一處，不能及遠。〔三〕飴、餳糖也。〔四〕因是已、原本作因是以，連下句不可通。茲依王念孫說改之。因、由也。〔五〕攝、取也。〔六〕招、招來也。〔七〕黃鵠、大鳥也。〔八〕淹、淹留也。〔九〕陵、同菱，葉略成三角形，浮於水面，柄有浮囊，夏開白色小花，實有角。衡、同荇，葉如蓴，面青背紫，平貼水面，夏開淡黃色花，莖葉嫩時可食。〔一〇〕翮、羽莖也。〔一一〕磻盧、磻音波，以石爲矢鏃也；盧，黑弓也。

〔一二〕矰繳、以繩繫矢而射也。〔一三〕劉璠、劉，音檻，利也；璠，同磻。〔一四〕缶、同瓿。〔一五〕鼎鼐、二器名，皆用以烹調飲食者。〔一六〕蔡靈侯、名般。春秋昭公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一七〕高陵、即高丘也，在巫山之陽。〔一八〕巫山、在四川東川道巫山縣東，亦稱巫峽。〔一九〕茹溪、在巫山縣城北。〔二〇〕湘、湘水也。〔二一〕高蔡、即今河南汝陽道上蔡縣。〔二二〕子發、楚大夫。〔二三〕靈王、名圍。史記：『靈王召蔡侯，醉而殺之。』按淮南子：『子發伐蔡，宣王郊迎。』新序亦作宣王。〔二四〕州侯、夏侯、鄢陵君、壽陵君、並襄王幸臣。〔二五〕雲夢、澤名，在今湖北江漢道安陸縣南；本二澤。雲在江北，夢在江南，後悉爲邑居聚落。〔二六〕穰侯、秦相魏冉封於穰，地在今河南汝陽道鄧縣東南。〔二七〕秦王、昭王稷也。〔二八〕崐塞、即鄢阨，今之平靖關是，在河南汝陽道信陽縣南。

二　初夏　陸游

紛紛紅紫已成塵，布穀〔一〕聲中夏令新。夾路桑麻行不盡，始知身是太平人。

翦韭醃薤粟作漿，新炊麥飯滿村香。先生醉後騎黃犢〔二〕，北陌東阡〔三〕看戲場。

稻未分秧麥已秋〔四〕，豚蹄不用祝甌窶〔五〕。老翁七十猶彊健，沒膝春泥夜叱牛。

買得新船疾似飛，蠶飢遙望采桑歸。越羅〔六〕蜀錦〔七〕吾何用？且備豳〔八〕人卒歲衣。

槐柳成陰雨洗塵，櫻桃乳酪併嘗新。古來江左〔九〕多佳句，夏淺勝春最可人。

隋家〔一〇〕古寺郡西南。寺廢殘僧只二三，藜藿〔一一〕滿庭塵閣佛，時聞曉鼓賽春蠶〔一二〕。

老翁賣卜〔一三〕古城隅，兼寫宜蠶保麥符；日日得錢惟買酒，不愁醉倒有兒扶。

注　〔一〕布穀、鳥名，一名鴣鳩，似杜鵑而體較大，全體灰黑，腹白，有黑色橫紋；鳴聲如呼「割麥插禾」，故云。〔二〕黃犢、小牛也。〔三〕陌阡、田間小路；東西爲阡，南

北爲陌。〔四〕秋、穀熟曰秋。禮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五〕甌窶、謂高地狹小之區。韋本史記「甌窶滿篝」句，謂瘠地皆豐收也。〔六〕越羅、江浙所產之羅。〔七〕蜀錦、巴蜀所產之錦。〔八〕廼、音彬，地名，今陝西關中道邠縣，周公劉立國於此。詩豳風有「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句。〔九〕江左、謂長江以東之地也。〔一〇〕隋冢、謂楊氏也。隋文帝楊堅始受封於隨，後得國，去辵作隋，以爲國號。〔一一〕藜、又名萊，葉心色赤，卵形，有鋸齒，嫩時可食。藿、豆葉也。〔一二〕賽、報祭也。賽神爲莞寡婦八，寓氏公主，凡二神。見漢舊儀——漢書注所引。〔一三〕卦卜、謂藉卜筮之技以賣錢也。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見漢書。

一二　漁翁　柳宗元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一〕。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二〕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三〕相逐。

題解　是篇爲七言古詩，古詩者、以別於近體詩之律詩、絕詩，七字一句，句數韻脚皆無限制。

注　〔一〕楚竹、所謂「湘妃竹」也；相傳舜崩蒼梧，二妃追至，哭帝極哀，淚染於竹，故斑斑如淚痕；亦稱斑竹。〔二〕欸乃、讀如矮靄，今行船搖櫓戛軋聲似之。〔三〕陶潛歸去來辭：『雲無心兮出岫。』

一三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彭士望

樹盧叟負幽憂之疾〔一〕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爲角觝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頷〔二〕之；因設場於溪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泠然〔三〕，陰而不燥。——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犁犢、行擔簦〔四〕者、水桴〔五〕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

初者、累重案〔六〕，一婦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鵠立〔七〕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

槌，——槌長尺有半〔六〕，徑半之，——兩足圓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憫其勞，令暫息，飲之酒。

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爲橋，距地約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傅粉墨，揮扇雜歌笑，闊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中節。——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輾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七〕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刻。女下，婦索帕蒙雙目，爲瞽者，番〔八〕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

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九〕，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娣姒〔一〇〕，兄之子，提抱之嬰孩，餬〔一一〕其口於四方，贏則以供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一二〕絕徼〔一三〕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諳草木之性，捃摭〔一四〕續食，亦以哺其兒。』叟視其人衣敝縕〔一五〕，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卽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體爲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一六〕，智意爲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儆怵磨厲〔一七〕，男婦老穉，皆頑鈍，儇敏，機利〔一八〕，捷於猿猱〔一九〕；而其性曠然如麋鹿〔二〇〕云

題解　九牛壩、地名。角觝戲、亦作角抵戲，今之江湖賣解者是。

作者生平事實　彭士望、字躬庵，一字樹廬，南昌人，本姓危；明亡，徙寧都，與魏禧兄弟隱居翠微峯；其學以躬行爲本，著有恥躬堂詩文集。

注　〔一〕幽憂之疾、莊子：『我適有幽憂之疾。』注：『謂其病深固也。』〔二〕頷、點首以示允意也。〔三〕泠然、清和之意。〔四〕簦、如今之傘，蓋笠之有柄可手執以行者。〔五〕桮、編竹木以代舟者。〔六〕案、桌也。〔七〕鵠立、有若鵠鳥之立而望遠也。

〔八〕尺有半、一尺又五寸也。有讀如又。〔九〕說白、詞曲中之白文也。〔一〇〕番、更代也。〔一一〕零陵、縣名，請爲湖南永州府治，今屬湖南衡陽道。〔一二〕姊妹、妯娌也。兄弟之妻相謂；卽姊妹娣婦也。〔一三〕寄食曰餬口。〔一四〕口外、西北邊徼之關隘多以口名，故稱長城以外爲口外。〔一五〕徼、音叫；絕徼、邊塞極遠之地。〔一六〕捃摭、拾取之也。〔一七〕敝縕、敗壞之枲麻製衣也。〔一八〕頑、鈍也。其肌澀爲寒暑風雨之所頑，猶言其肌澀因寒暑風雨之侵襲而木然無知覺也。〔一九〕儆怵磨厲，猶言警戒磨練也。〔二〇〕儇，慧淵切。儇敏機利、便捷輕快之意。〔二一〕猿猱、喻善升也。爾雅：『猱善攀援。』〔二二〕麋鹿、喻鄙野也。朱熹文：『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

一四　蜃說　林景熙

嘗讀漢天文志〔一〕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之信。庚寅季春，余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怪事，曰：『海中忽涌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觀之，以爲甚異。』余駭而出。

會潁川主人〔二〕走使邀余；既至，相攜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三〕浩渺〔四〕中，蠢如奇峯，聯如疊巘〔五〕，列如崒岫〔六〕，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聚變欻〔七〕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八〕之宮，三門〔九〕嵯峨〔一〇〕，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一一〕歷歷，極公輸〔一二〕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旂之旆〔一三〕、甕盎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冉〔一四〕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

題解　春夏之間，海水溫度，低於空氣；故空氣海面密而空中薄。遠山，船舶，城，市，宮室之光綫，除直達人目外，又斜上而入空氣稀薄處，幾經屈折，反射入目，故見此映像。舊說以蜃爲蛟龍之屬，能吐氣爲樓臺，其實非也。

作者生平事實　林景熙、字德暘，號霽山，宋溫州平陽人；宋亡不仕，客於會稽；會元僧發宋諸陵，以遺骨建塔；景熙以計易其骨，葬之蘭亭。著有林霽山集。

注　〔一〕漢天文志、漢書有天文志，東漢蘭臺令史班固撰。〔二〕潁川主人、疑卽陳德初，爲景熙同邑人，〔三〕滄溟、海也。〔四〕浩渺、無邊際之貌。〔五〕巘、山峯也。〔六〕崒岫、崒，危高貌；岫，峯巒也。〔七〕欻、許鬱切，忽也。〔八〕浮圖、亦作浮屠，卽佛陀之異譯，謂佛教徒也。老子、道家託始於老子，謂道教徒也。〔九〕三門、釋氏要覽：『寺宇開三門者，佛地論云：「一曰空門，一曰無相門，一曰無作門。」』今訛作山門。

〔一〇〕嵯峨、高大貌。〔一一〕爲牙、屋際特出如牙之物，屋之飾也。〔一二〕公輸、名班，魯之巧人也。〔一三〕旆、旌邊所綴雜色之翳尾也。〔一四〕冉冉、漸漸之意。

一五　龍井題名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一〕道杭東還會稽〔二〕，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三〕，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四〕，度南屏〔五〕，濯足於惠因澗，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六〕，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

自普寧幾經佛寺，十五〔七〕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

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題解　龍井、地名，在浙江錢塘道杭縣風篁嶺下；舊名龍泓，亦名龍泉。

注　〔一〕吳興、今浙江錢塘道吳興縣。〔二〕會稽、今浙江會稽道紹興縣。〔三〕辨才、僧名；元豐間，自天竺歸老龍井，與蘇軾趙抃相友善。〔四〕參寥、僧道潛之號；能詩，有參寥子集。〔五〕雷峯、在杭縣西湖旁，南屏之支脈也；道人雷就所居，故名。〔六〕南屏、山名，在西湖旁；怪石玲瓏，若屏障淩空，故名。〔七〕風篁嶺、在杭縣西南，修篁怪石，風韻蕭爽。〔八〕十五、十之五也。

一六　題趙子昂畫卷　戴表元

子昂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紙墨，遊戲點染，欲樹卽樹，欲石卽石。然纔得少許便足，未嘗見從容宛轉如此卷十餘尺者。昔有送長縑〔一〕於郭恕先〔二〕，恕先意所不樂，而不得已，爲作小手輪牽一絲，勁直終幅，繫以紙鳶，還之。其人慍不敢言，然不害爲奇筆。子昂才氣不減恕先，乃能爲求者委曲至此，殆其人有以得之耶？

題解　趙子昂、名孟頫，號松雪道人，湖州人。本宋之宗室，後降於元。書法褚米，尤精行楷；善山水，兼工人物。

注　〔一〕縑、絹屬，可以供書畫之用。〔二〕郭恕先、名忠恕，宋洛陽人；畫師關仝，

又善書法，作篆隸，能辨魏晉以來字學，著汗簡、佩觿、等書。

一七　惲南田　吳德旋

武進〔一〕惲南田畫工寫生；書學褚登善〔二〕，酷似之；詩其餘事也，然爲柔、楊起文、董敷五、唐仲元、爲詩相唱和：——所謂毘陵六逸〔四〕者也。南田遊太倉〔五〕，太倉王氏多善畫〔六〕，然雅推南田。而南田所畏者，虞山〔七〕王石谷翬〔八〕也。石谷學畫於王煙客〔九〕；及其成也，雖煙客亦畏之矣。南田畫初工山水，見王石谷畫，自以爲不如石谷，乃改爲寫生〔一〇〕以避之。然南田寫生遂爲天下第一手。南田生時，畫每幀可直〔一一〕一金。書因畫並稱，不獨重也。今寫生家大率皆冒南田。南田畫眞者，百不得一焉；得

武進、縣名，今屬江蘇。蘇常道。〔二〕褚登善、名遂良，唐錢塘人，工楷隸；高宗時，封河南郡公；武后立，貶愛州刺史，以憂卒。〔三〕三絕、謂詩、書、畫三者，皆超絕也。唐書：『鄭虔嘗自寫其詩幷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四〕毘陵六逸、毘陵，漢縣名，治今江蘇武進縣。唐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此亦援用其名耳。〔五〕太倉、今江蘇滬海道太倉縣。〔六〕王氏多善畫、如王鑑，王時敏，及時敏之孫原祁，並善畫，與王翬齊名，時稱四王。〔七〕虞山、今江蘇蘇常道常熟縣；地有虞山，因名。〔八〕王翬、字石谷，別號耕煙、清常熟人，師王時敏畫山水，時稱畫聖。〔九〕王煙客、時敏號也；字遜之，畫山水法大癡，

可直數十金矣。

杭州金耐田刻甌香館法帖，眞贋錯亂，然寶之者以爲勝於董玄宰。歙〔一〇〕王學愚酷嗜南田書，藏其眞跡甚夥；遴之〔一二〕，得尤精者數十紙，勒石焉。學愚名曰旦，其爲人內行甚修，生平急朋友難，奮不顧身，亦奇士也。

作者生平事實　吳德旋、字仲倫，清宜興人，道光間卒，著有初月樓集及聞見錄。

得其神髓；爲清初畫家領袖。〔一〇〕寫生、爲畫法之一派，臨摹花鳥等實物是也。〔一一〕直、同值。〔一二〕歙、音攝，今安徽蕪湖道歙縣。〔一三〕遴、音鄰，謹選也。

一八　筆疇序

唐順之

苟可以誘世而勸俗者，君子不廢也。匹夫一怒，挺而兩鬬，於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益其怒而疾其鬬耳。而滑稽之士爲之微言冷詰嘲諧詼諧於其旁，則釋然一噱〔一〕而散。小夫婦人恣睢〔二〕兇毒於冥冥，或懼之以士師〔三〕理官〔四〕之法，彼有傲然而已矣；巫兒佛媼〔五〕爲之張皇神鬼，指徵禨祥〔六〕，則彼且瞿〔七〕目縮舌而駭汗〔八〕。夫苟可以解急鬬，則嘲諧詼諧或捷於詩書禮樂；苟可以懼冥兇，則神鬼禨祥或勝於士師理官。滑稽禨祥之說、非君子之說；其要於解鬬而懼兇，則君子所以爲勸於世也。由此言之，其苟可以爲勸於世，雖其戲如滑稽，誕如禨祥，且不廢也；況其言之根據古先而不詭〔九〕於繩墨〔一〇〕者乎。

筆疇之爲書，自居身御物至於家人細瑣之事皆備，自經史百氏至於小說衢巷之談多所採摭，蓋亦不盡雅馴；而其大旨、要於使人畏愼，柔寬，擇步而蹈以避咎。其知足，少欲，忍辱，濡下，賓文，去華，大率稱引老莊。然而古先所以厚施、薄責、懲窒忿慾、之緒言，亦往往而在也。昔人謂老莊處危世，觸駭機，欲以曲自全；故往往上柔弱，黜剛强，至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迷陽卻曲〔一一〕，以晦世而免禍。爲是書者，其意毋乃出於此歟？雖然，使明哲之士讀之，則自可以觀其深，剡〔一二〕其駁焉而節取其是者。以閭巷鄉曲之士讀之，且將悚然有動乎其心，怵於禍而冀於全，去其狷忿、鬬爭、恣睢、兇毒、之習，而庶幾乎謙柔、長厚、寬身、之道。豈非志於勸俗者之一助歟？

是書故有板刻，吾邑吳前川翁乃刻而揭之墓之左屋，以示其鄉人。然半而不完。翁之子鳴三既得其全書，於是併刻之以廣於世，以成其父之志云。

作者生平事實　唐順之，字應德，明武進人，嘉靖進士；著有荆川集等書。

筆疇序　陸白齋傳略

注〔一〕噱、大笑也。〔二〕奈睢、奈意怒視也。〔三〕士師、周官名，主察獄訟之事。〔四〕理官、審判之官也。〔五〕巫兒、意本漢書地理志：『今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此處可作巫者解。傴媼、佞佛之老婦人也。〔六〕禱、謂祀鬼以求福；祥、謂吉凶之兆。〔七〕瞿、驚視貌。〔八〕駭汗、因驚而汗出也。〔九〕詭、違也。〔一〇〕繩墨、喻法度也。〔一一〕迷陽郤曲、迷陽，謂詐狂；郤曲，謂曲行。莊子：『迷陽迷陽，無傷我行。我行郤曲，無傷我足。』〔一二〕剡、音唵，刊也。

一九　陸白齋傳略　葉廷琯

陸紹曾、字貫夫，吳縣人，嘗得神仙白玉蟾〔一〕像，拜而懸之齋中，因以白齋自號。吳中無賢愚皆稱之爲白齋先生。

白齋皙而髯；博物好談論；廣蓄古書名跡，有好之者，輒舉以相贈，終無所吝惜。自鐘鼎、古文、下及八分、行、楷，靡不研究；尤工八分。居恆溷〔二〕跡市廛，不欲自有其長，默默若無能者。及叩以古文、奇字、古隸、偏旁之正譌，沿流溯源，應之不窮，莫能測其蘊也。

家計〔三〕中落，往往攜所作書入市；得貲可供數日餐，則槩戶不復出；貲罄復入市。市人欲貶其值，妄訾其書爲劣，怡然受之無忤容。或具厚幣乞書，則傲岸〔四〕略不爲意。知交憫其老病，勸以操行勿太峻；周游通顯〔五〕，不難致中人貲。白齋掀髯笑曰：『夫鼷鼠〔六〕飲河，止於滿腹。吾且夕吮筆伸紙以謀吾饔飧，是亦足矣。受千金之賜，無以報，豈吾之志哉？』

居則刻意臨書，雖妻孥訴誶，晏如也。尤善蠅頭〔七〕細書。有人泐〔八〕之盤盂几研以進御，純皇〔九〕激賞之，一時聲價大重，學八分者多師之。八分之爲蠅頭，蓋自白齋始。嘗自評曰：『吾書去古遠甚，惟規矩不欲稍溢。』令得精紙良筆而爲之，其爲工詎可量耶？

凡遇古碑，雖巉巖絕壑間，必攜乾餱〔一〇〕，架木懸綆，手自搨摩，辨其漫漶。集漢魏六朝隸書碑文，依其行類，寫爲縮本若干卷，校勘極愼，可補洪婁〔一一〕諸家書及顧氏隸辨〔一二〕之漏。晚年尤好飛白〔一三〕，有飛白錄二卷。

宗人紉之汝蘭以金壇〔一四〕段右白驤所撰白齋先生傳見示，爲刪存其略

。他日志吳中高士者，或有取焉。紉之言：『白齋家既貧，子又不肖，年八十餘，頹頷〔一六〕以終。所集隸書數十册，在日爲畢秋帆〔一七〕尚書購去；未及刊刻，而畢氏籍沒，書不知流落何處矣。』

注　〔一〕白玉蟾，宋閩清人，姓葛，名長庚，字如晦，家瓊州，號海瓊子；後隱於武夷。初至雷州，繼爲白氏子，名玉蟾，博洽羣書；善篆隸草書，工畫梅竹，事陳虛翠九年，始得其道；一日不知所往。每往來名山，神異莫測；著有海瓊集羅浮山志等。〔二〕八分，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書，王次仲作八分；八分者，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一說：八者，分背之意，象其體之左右分背也。〔三〕溷，戶困切，亂也。〔四〕家計，猶言家財。〔五〕傲岸，高傲不和於物也。〔六〕通顯，謂顯達之家。〔七〕鼷鼠，亦稱鼹鼠，常居土中。莊子：『鼷鼠飲河，不過滿腹。』〔八〕蠅頭，喻微小也。〔九〕勑，音勒，刻識之也。〔一〇〕純皇，清高宗也。〔一一〕乾餱，乾食也。〔一二〕洪婁，宋洪适婁機也。适撰隸釋二十七卷，蒼萃漢隸一百八十九種，依其文字寫之，其以某字爲某字，具疏其下；又撰隸續二十一卷，體例與前書同；今已殘闕失次，傳本非其舊也。機撰漢隸字源六卷，鉤摹漢碑之字，依韻編次，凡漢碑三百零九，魏晉碑三十一，各記其年月、地里、書人姓名，其文字異同，亦隨字附注。〔一三〕顧氏隸辨，清顧藹吉撰，鉤摹漢隸，以宋禮部韻編次，每字下分注碑名，並引碑語；凡八卷。〔一四〕飛白，書體之一種。筆畫枯槁而中空者，後漢蔡邕所作。〔一五〕金壇，縣名，今屬江蘇金陵道。〔一六〕頹頷，音喊菡，不飽貌。〔一七〕畢秋帆，名沅，清鎮洋人，乾隆進士，官至湖廣總督；著有靈巖山人詩文集等書。

二〇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河東〔一〕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祟〔二〕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滸〔三〕，飲食之。

且告之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

得不恐而畏乎？』

存義假〔四〕令零陵〔五〕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六〕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於考績幽明〔七〕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注〔一〕河東、唐十道之一，今山西省之地。〔二〕崇、充也，聚也，〔三〕湝、水匯也。〔四〕假、攝也，猶今之署理也。〔五〕零陵、今湖南衡陽道零陵縣，唐永州舊治也。〔六〕的、明也。〔七〕考績幽明、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按子厚以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故上文云賤且辱也。

二一　眞州東園記　歐陽修

眞〔一〕、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二〕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三〕施君正臣〔四〕、侍御史〔五〕許君子春〔六〕、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七〕馬君仲塗〔八〕爲其判官〔九〕。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假日，得州之監軍〔一〇〕暇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

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余，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坐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一一〕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一二〕，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一三〕巨棟〔一四〕、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閒深靚〔一五〕、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虛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明風雨、鼯鼠〔一六〕鳥獸之嘷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盡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吾書其大概焉！』

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

不來；而吾二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一七〕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

余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一八〕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注　〔一〕眞州，地卽今江蘇淮陽道儀徵縣。〔二〕發運使，官名；宋太宗置江淮水陸發運於京師，漕運米粟，後遂稱發運使，兼領荆湖兩浙諸路；其使有正使、副使。〔三〕龍圖閣直學士，官名；宋制學士之資淺者，名直學士。〔四〕施正臣，名昌言，通州靜海人。〔五〕侍御史，官名；宋有殿中侍御史。〔六〕許子春，名元，宣州宣城人。〔七〕監察御史裏行，官名；唐貞觀中置，宋因之。〔八〕馬仲塗，名遵，饒州平樂人。〔九〕判官，官名，唐置；宋因之，佐節度發運等使判公事。〔一〇〕監軍，官名，唐玄宗始以宦官爲監軍。〔一一〕射賓，禮說：『諸侯來朝，天子與之射，爲賓射。』按古者射禮有四，至宋已廢；此之射賓，不過借爲賓客賽技之辭。〔一二〕的歷，鮮明貌。〔一三〕甍，音萌，屋棟也，所以承瓦。〔一四〕楝，音角，屋角斜枋也。〔一五〕覩，音淨，與靜通。〔一六〕鼫，音生，鼫鼠也。鼫、音吾，飛鼠也；前後兩肢間有膜，能飛行樹上。〔一七〕眷眷，與睠睠通，心嚮往貌。〔一八〕東南六路，卽江、淮、荆、湖、兩浙。

二三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强聒〔一〕，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二〕，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三〕，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

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四〕然？盤庚〔五〕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六〕，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題解　諫議、官名，卽諫議大夫之省稱。王安石行新法時，司馬光適官諫議，作書與安石，以爲不可，安石報以此書。

作者生平事實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神宗時爲相，主行新法；著有臨川集。

注　〔一〕強聒、謂強聒其耳而語之也。〔二〕鹵莽、輕脫苟且也。〔三〕壬人、佞人也。〔四〕洶洶、人衆而鼓譟不靖也。〔五〕盤庚、商陽甲之弟。商書：『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六〕膏澤、猶恩澤也；膏澤斯民，猶言恩澤下於民也。

二三　觀刈麥　白居易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一〕覆隴黃。婦姑荷簞食〔二〕，童稚攜壺漿〔三〕，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四〕遺穗，左臂懸敝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爲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媿，盡日不能忘。

注　〔一〕小麥、莖高三四尺，與大麥相似；葉細長而較勁；芒甚短；子小而粉多；此其異也。〔二〕食、音寺；簞食、以圓形之竹器盛飯也。〔三〕壺漿、以匏盛漿也。〔四〕秉、執也。

二四　苦旱行　張綱孫

田中無水騎馬過，苗葉半黃蟲齕破，五月不雨至六月；農夫仰天淚交墮。去年臘〔一〕盡頻下雪，父老俱言水應大。如何三伏〔二〕無片雲？米價騰貴人飢餓。大河之壖〔三〕風揚沙；桔槔無用袖手坐；林木焦殺鳥開口；魴魚〔四〕

苦乾溝底臥；人人氣喘面皮黑，十個熱病死九個。安得昊天〔五〕降靈雨，童兒歡笑父老賀。高田低田薄有收，比里稍可完國課。不然、官吏猛如虎〔六〕，終朝鞭朴嚎能那〔七〕？

作者生平事實　張綱孫、字祖望，清錢塘人，著有秦亭集。

注　〔一〕臘、祭名，行於歲終之月，故稱十二月爲臘月。　〔二〕三伏、夏至後第三庚日爲初伏，第四庚日爲中伏，立秋後第一庚日爲末伏。　〔三〕壖、河邊地也。　〔四〕魴魚、卽鰟魚也；體廣而扁，細鱗，頭尾皆尖小。　〔五〕昊天、稱天曰昊天，言元氣之皓旰博大也。　〔六〕猛如虎、禮檀弓，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　〔七〕那、諾哉切，何也。嚎能那、猶言誰能奈何他。

二五　贈竹嶼呂通判還郡序　唐順之

今之爲蠲〔一〕災之說者，余知之矣：有司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所災而上下所蠲之數，宜乎所災與所蠲必相當也。然主計者疑於有司之不信也，而必裁其數於三分之內。有司者亦逆知主計者之不吾信也，而必溢其數於三分之外。大率主計者之蠲災也，十裁而爲七；有司之上災也，七溢而爲十；然後有司之所溢與主計之所裁、較足相補，而所蠲與所災、適得如其分數而無盈乏。若使據實而上焉，則是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

然災自七分以下、皆中饑小饑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求不失乎實分之蠲。若夫大饑則其實分已盈乎十，而十之外，有司固不得復溢其虛分之三，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蠲亦不得過七而止：則是大饑之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夫所蠲既已不能當其所災矣，況所蠲之分數云者，又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留者蠲，解者不蠲。』大率一州邑之稅、解者十居七八，而留者十不能二三也。顓〔二〕計留者二三分之中而蠲其十之七，乃通計留者解者十分之中，僅得蠲其十之一二耳：則是十蠲其七者虛也，而十蠲其一二者實也。若使其所虛蠲者未及乎七，則其所實蠲又當遞少於一二也。夫災之數溢於十，而蠲之數裁於一二，此如偏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然尙有一毛之益也；而況所謂一毛者，又未必在民也。——其或有司不能

皆賢也，胥吏實操其啟斂之柄：蠲詔下矣，匿而不布也；鞭笞競行，程期[四]轉迫，至於一無所貸，而後出詔而揭之壁；則固無用於蠲矣。是蠲之公[五]者，虛也；注之私困者，實也。——有十分之災，而卒至於無一毛之蠲。嘻！其亦可歎矣！

章丘[六]呂君判於吾常[七]，以督稅爲司者也。君操履修潔，饋遺一無所受，可謂巋然[八]不涅於淄[九]。其才精於句稽[十]，胥吏不能欺也；而窺其志，蓋若不欲以繭絲[十一]爲功者，豈古所謂寓撫字於催科者非耶？己亥之歲，將入京師；既成事，將返郡，求余言以贈。是時東南諸郡大災，斗米百錢而羨。中家以上不能具饘[十二]食，其野人或剝樹而啗之。余不知主計者將如其分數而蠲之耶？抑猶不免乎裁其三分如曩時耶？將通其留者解者之算而蠲耶？抑猶不免乎不蠲解者如曩時耶？呂君以督稅爲司，則固曰知受成主計者而已矣，知盈算而轉輸之而已矣。主計者之所裁也，解者之所不可蠲也，此呂君之所不得專焉者也。若夫裁補乎官私贏腑[十三]，而操縱乎貧富予奪，疎其鞭笞而緩與之期，使所蠲者、雖一毛必達於民，而所不蠲者、不至乎棘[十四]以厲民，此呂君之所得專焉者也。君爲其所得專者而已矣。君之所得專焉者，余既以告於君，而君且信而行之矣；則君之所不得專焉者，又安知不有以吾說而告之主計者耶？安知主計者不且信而行之耶？然則東南之民、其亦庶幾乎饑而不害也歟！

題解　通判、官名，始於宋，明清因之。

注　[一]蠲、除去之也。[二]顓、與專通。[三]程期、限期也。[四]困、廩之圓者。[五]章丘、縣名，今屬山東濟南道。[六]常、常州，府名，治今江蘇蘇常道武進縣。[七]巋然、潔白貌。[八]緇，黑色；涅，染黑物也。不涅於緇、意本論語：『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此處喻不貪墨也。[九]句稽、猶言核算。[一〇]繭絲、意本國語：『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言取民之財，如抽絲於繭；喻苛斂也。[一一]饘、糜也；厚曰饘，稀曰粥。[一二]腑、女育切；贏腑、盈不足也。[一三]棘、急也。[一四]厲民、害民也。

二六　趙威后問齊使　國策

贈竹嶼呂通判還郡序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一〕使使者問趙威后〔二〕，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三〕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四〕，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太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

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五〕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六〕也？葉陽子〔七〕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八〕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九〕無恙耶？徹其環瑱〔一〇〕，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一一〕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一二〕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注　〔一〕齊王、名建，襄王子。〔二〕趙威后、趙惠文王后。趙王丹立，太后用事。

〔三〕恙、風俗通：『恙蟲能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勞曰無恙。』引伸之，平安如故，皆可云無恙。〔四〕說、與悅通。〔五〕鍾離子、鍾離，複姓，晉伯州犂奔楚，食采鍾離，因氏焉。〔六〕不業、謂不使之仕而成其功業也。〔七〕葉，音攝；葉陽地名，當今河南汝陽道葉縣。〔八〕息、安也。〔九〕北宮嬰兒子、齊之孝女。北宮，複姓；嬰兒子，女名也。〔一〇〕環瑱、耳臂之飾。〔一一〕朝、謁見尊敬之人謂之朝；史記：『日往朝相如。』〔一二〕於陵子仲、即陳仲子。於陵、地名；於、讀如烏；故城在今山東濟南道長山縣西南。孟子：『仲子，齊之世家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

二七　去私　呂氏春秋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一〕長焉。

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晉平公〔二〕問于祁黃羊〔三〕曰：『南陽〔四〕無令，誰可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

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誰可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墨者有鉅子〔三〕腹䵍〔四〕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七〕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其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作者生平事實　呂氏春秋、貴題秦呂不韋撰，實其賓客之所集也。今本凡二十六卷。分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大抵以儒術爲主，而參以道墨二家。

注〔一〕遂、成也。〔二〕晉平公、名彪，悼公之子。按左傳載祁奚請老，事在魯襄三年，晉悼公之四年也，此云平公，疑誤。悼公名周。〔三〕祁黃羊、黃羊，晉大夫祁奚之字。〔四〕南陽、晉山陽河北之邑，即今河南河北道沁陽縣。〔五〕鉅子、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見莊子注。〔六〕腹䵍、腹姓，䵍名；䵍，音敵。按呂氏春秋高誘註謂鉅姓，腹䵍字，非也。〔七〕秦惠王、名駟，孝公子。

二八　射說　元好問

晉侯觴客〔一〕於柳溪，命其子壻馳射。壻、佳少年也，跨蹑〔二〕柳行中，勝氣軒然，見於顏間。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墮，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體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

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爲一的，雖蠢之微，將若車輪也，求爲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爲一。身不暇騎，騎不暇轂〔三〕，轂不暇的〔四〕，用是求中

於奔駛之下，其不碎首折支〔一〕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二〕非有得於射也，顧嘗學焉；敢請外廐之下駟〔三〕，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御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

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爲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爲；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嘆也！』

作者生平事實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金秀容人；興定進士，著有遺山集等書。

注　〔一〕觴客，猶言饗客。〔二〕跨，乘也。躡，追隨也。〔三〕彀，弓滿也。〔四〕的，射侯之中也。〔五〕支，通肢。〔六〕走，猶言僕也，自稱之謙詞。〔七〕下駟，猶言劣馬也。

二九　人材　顧炎武

宋葉適〔一〕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爲。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二〕猶扼腕〔三〕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四〕相如〔五〕習今日之經義〔六〕，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七〕孫武〔八〕讀今日之科條〔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姦宄而得之者什三，以沮豪傑而失之者常什七矣。

自萬曆〔一〇〕以上，法令繁而輔之敎化，故其治猶爲小康。萬曆以後，法令存而敎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其君子工於絕纓〔一一〕，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一二〕，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一三〕，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沿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一四〕，將衆則罷〔一五〕怯。』又如劉蕡〔一六〕所云：『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鎭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一七〕之無用矣。

實錄〔一八〕言：『宣德〔一九〕五年八月丙戌，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二〇〕等侍。上問「庶官之選，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爲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二一〕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二二〕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釐〔二三〕之治矣。」』

作者生平事實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號亭林，明末崑山人：著有亭林詩文集，日知錄，等數十種。

注　〔一〕葉適，字正則，宋永嘉人，淳熙進士，學者稱水心先生；著有水心文集等書。〔二〕陳湯，字子公，漢瑕丘人；元帝時爲郎，使西域，矯制斬郅支單于，賜爵關內侯；成帝時，王鳳奏爲從郎，以賄徙邊；還長安卒。〔三〕扼腕，猶掣肘，謂把持其腕，使不得逞也。此言湯與甘延壽斬郅支，匡衡等罪其矯制；及坐言事，而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是也。〔四〕枚乘，漢淮陰人，善屬文，爲梁孝王上客。〔五〕相如，字長卿，姓司馬，漢成都人，長於辭賦，豐贍富麗，漢魏六朝文人多倣之。〔六〕經義，宋時考試以經文爲題，使引伸其義，故謂之經義；明清沿之而體裁稍變，俗稱八股。〔七〕管仲，名夷吾，春秋齊穎上人，相桓公成霸業。〔八〕孫武，春秋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用爲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遂霸諸侯。〔九〕科條，猶言法令也。〔一〇〕萬曆，明神宗年號。〔一一〕絕纓，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勝之。問之，乃夜絕纓者也。』〔一二〕盜馬，呂氏春秋『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叩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一三〕倍，同背，反也。〔一四〕列近則持諫，意言在人君之左右，則矜持其諫議而無所陳說也。〔一五〕罷，同疲。〔一六〕劉蕡，字去華，唐昌平人，擢進士第；文宗時，應賢良對策，極言宦寺禍國；考官畏宦官，不敢收；後授祕書郎，宦官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一七〕徒法，孟子：『徒法不能以自行。』〔一八〕實錄，史體名稱，專紀帝王一人之事跡者也。明，清，皆置有實錄館，以司其事。〔一九〕宣德

、明宣宗年號。〔一〇〕楊溥、字弘濟、明石首人、建文進士；仁宗時、擢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正統中入內閣典機務、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定。〔一一〕董仲舒、漢廣川人；武帝時、爲江都相；後爲膠西相、以病免。著有春秋繁露。〔一二〕三物敎民、周禮：『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一三〕允釐、釐、治也。漢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三〇　別詩　范雲

洛陽〔一〕城東西，長作經時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

作者生平事實　范雲、字彥龍、梁南陽順陽人。

注　〔一〕洛陽、故城在今河南河洛道洛陽縣東。

三一　山中雜詩　吳均

山際見來烟，竹中窺落日，鳥向簷上飛，雲從窗裏出。

作者生平事實　吳均、字叔庠、梁吳興故鄣人。

三二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陶弘景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題解　此答齊高帝詩也。

作者生平事實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齊時、嘗爲諸王侍讀；後隱於句容句曲山，梁武帝遇事諮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年八十五卒，謚貞白先生。

三三　孤燕詩　衞敬瑜妻王氏

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

作者生平事實　衞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寡，誓死不再嫁。其居室巢有雙燕，常偕飛，後忽孤飛；女以縷繫燕足以爲識。其後此燕更來，猶帶前縷，女乃爲此詩。

三四　瑯琊王歌辭

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彊。猛虎依深山，願得松柏長。

題解　此橫吹曲也。正意在前，喻意在後，古人往往有之。作者姓氏未詳。

三五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一〕、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二〕，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

昏。予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閑楹〔三〕，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四〕，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五〕，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六〕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七〕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予泣，嫗亦泣。

予自束髮〔八〕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九〕至，曰：『此吾祖太常公〔一〇〕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

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予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几學書。吾妻歸寧〔一一〕，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吾妻死，室壞不修。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一二〕如蓋矣。

注　〔一〕項脊軒，宋時有歸道隆者，居太倉之項脊涇，爲熙甫之遠祖，軒之取名以此。

〔二〕滲，史譜切，漉也，音疹；滲漉，水由微孔下漏也。〔三〕楣，音眉；欄楣，欄檻也。

〔四〕斑駁，雜雜也。〔五〕爨，音竄；異爨，分居也。〔六〕大母，祖母也，姓夏氏。

〔七〕呱呱，小兒啼聲。〔八〕束髮，謂成童之年也。〔九〕象笏，笏，一名手版；明制四品以上用象牙。〔一〇〕太常公，項家也；字仲昭，明崑山人；永樂進士，歷官太常寺卿。

〔一一〕歸寧，女子既嫁，歸問父母之安否，曰歸寧。〔一二〕亭亭，聳立貌。

三六　言命　方孝孺

方子灌蔬於圃，客有言祿命〔一〕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之說乎？吾方治蔬〔二〕，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十畦〔三〕；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薅〔四〕之甚時，溉培甚宜，其蔬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既畢，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五〕，無復生色。吾憫二人者之所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

茲三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殖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

客逡巡〔六〕無以應。

注　〔一〕祿命，言人生祿食運數也。論衡：『人有命，有祿，命者富貴貧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　〔二〕治蔬，種蔬菜也。　〔三〕畦，音嵇，去草也。　〔四〕薅，音高，去草也。　〔五〕萎翳隕穫，猶言枯槁無所收穫也。　〔六〕逡巡，行不進也。賈誼文：『逡巡遁逃而不敢進。』

三七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恆懼，誘之必於其所恆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歟。

夫四海之衆林林也〔一〕，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間有疑焉，則羣咻〔二〕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三〕，受箠楚〔四〕而望救；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君子，亦文致〔五〕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

不孝，豈不哀哉？

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是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鶻、搏擊蜚〔六〕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乎？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

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深信其說，以致恩於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爲誰？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歟？將併舉其母而獄之歟？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

至彼論佛之所爲，呴呴〔七〕嘔嘔〔八〕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恆刑，吾知其必無是事也。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九〕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注　〔一〕林林，繁盛貌。　〔二〕咻，音休，讙呶也。　〔三〕囹圄，獄也。　〔四〕籧篨，杖刑也。　〔五〕舜文法以入人罪曰文致。　〔六〕蜚，與飛通。　〔七〕呴呴，諂笑貌。或作煦煦。　〔八〕嘔，音訏；嘔嘔，喜悅而言也。　〔九〕寤，覺也。

三八　與弟季書　董以寧

是行也，將溯長江，泛鄱湖〔一〕，逾梅嶺〔二〕，而渡南海之涯，至惠州〔三〕，凡四千五百餘里；有驚濤、怒浪、龍鼉、鮫鱷、出沒之無常；盜賊、險虞、風土、淫惡、蠻烟、瘴癘、蠱毒、害人之可慮；吾奈何聽汝去哉？

且先人在時，憐吾與汝而計安全之；動慮事變不測，或晨夕離左右，即不歡。自吾父亡，母夫人尤欲吾與汝常在目下。吾間以事適百里，必叮嚀〔四〕慰勞，諭以戒行路，速歸期。出數步，復命之回，回而又諭之；又遣婢再三傳語中門外。至期，則具鮮食以待。不至，則皇然以望，惕然以憂。以汝幼，則視汝間往親串家，亦遂如吾適百里。汝或不即侍寢，則燃燈數漏，臥席不安。嗟乎！汝念之乎！汝固向者懷中膝下之身也，一旦跋涉〔五〕數千里外，置之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中，先人有知，夜臺〔六〕愁

望，則所謂「嗟予子、嗟予季〔七〕」者，豈異於存日哉？況吾父之亡，以汝屬我曰：『爾長兄，善視之。』洎母之亡，又屬我曰：『爾終善視之。』吾時實應命，而今乃不能振汝，使汝不得已而邀先人之遺德，以待振於故人；則汝之冒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危而去者，非惟吾聽之，直若吾之驅之也。然吾既不能振汝，而沈君以異姓兄弟欲振之，具書詞迎汝；則汝之去，初非乞憐於行路之人以爲先人辱；而吾又不聽汝去焉，則似絕之所往，而吾益不安。用是涕泣送汝；亦惟望汝每事必念先人，致戒於舟車行李之外，復慎起居服食，謹言行，擇交遊，制情欲，不忘危險，而後出於危險以免於前者之所慮；因得早歸告無恙於祠墓，庶猶可慰先人而不至重形吾之不孝也。詩曰：『嗟！予弟行役，尚愼旃哉！』汝念之！何待陟彼岡兮而始念之！

作者生平事實　董以寧，字文友，清武進人，有正誼堂集。

注〔一〕鄱湖，即鄱陽湖，在江西省之北境；湖形似葫蘆，中爲細腰，南曰宮亭湖，北曰落星湖。〔二〕梅嶺，即大庾嶺，在江西贛南道大庾縣南，與廣東嶺南道南雄縣分界。〔三〕惠州，今廣東潮循道惠陽縣。〔四〕叮嚀，再三言之也。〔五〕跋涉，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言行路之難也。〔六〕夜臺，墓穴也。〔七〕「嗟予子，嗟予季」及下「嗟！予弟行役，尚愼旃哉！」諸句，並見詩魏風陟岵之篇。

三九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一〕南歸，以成化〔二〕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槍嶺〔三〕，抵大柳樹驛〔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紿言：『須晚尚可及滁州〔五〕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六〕，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即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七〕東燎〔八〕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嶇嵚〔九〕，悉下馬累肩〔一〇〕而上，仍相約有警即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一一〕自東西流；寒風暴起，燎炬皆滅；四山草木蕭颯〔一二〕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鬨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

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一三〕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一四〕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一五〕。

十七日午，過全椒〔一六〕，趨和州〔一七〕。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一八〕，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一九〕。』已而日冉冉〔二〇〕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二一〕，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二二〕；方以爲喜。旣暮，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二三〕也，去香淋院尙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二四〕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磵，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二五〕，衆以爲伏虎，卻顧反走，顚仆枕藉，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崖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二六〕，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二七〕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淋院，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

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作者生平事實　程敏政、字克勤，明河間人，原籍休寧，成化進士；著有宋遺民錄、篁墩集、等書。

注　〔一〕謁告、謂請假歸省也。〔二〕成化、明憲宗年號。〔三〕大槍嶺、在今安徽滁泗道滁縣西六十里。〔四〕大柳樹驛、在滁縣西北五十餘里。〔五〕滁州、卽今之滁縣。〔六〕清流關、在滁縣西二十五里。〔七〕銅鉦、銅鑼也。〔八〕束燎、卽燎炬，俗稱火把。〔九〕嶇崟、高險也。〔一〇〕累肩、此以喻路狹而峭，前人與後人一線進行，望之如前人之足接後人之肩也。〔一一〕煜煜、光照耀貌。〔一二〕蕭颯、風聲。〔一三〕悸、心動也。〔一四〕宋太祖趙匡胤仕周爲點檢時，敗皇甫暉姚鳳於清流關，手刃暉中腦，幷擒鳳。暉，滾去聲。〔一五〕滁陽、卽今安徽省淮泗道滁縣。〔一六〕全椒、今安徽淮泗道全椒縣。〔一七〕和州、今安徽安慶道和縣。〔一八〕後河、卽滁水也；源出安徽安慶道合肥縣北，東流經全椒和縣滁縣，至江蘇金陵道六合縣入江。〔一九〕香淋院、在和縣北，地有香淋泉

，相傳梁昭明太子嘗浴此；院以泉名也。〔一〇〕冉冉、行貌。〔一一〕秩秩、順序之貌。〔一二〕武陵、晉陶潛桃花源記謂武陵有漁者，沿溪行，得一洞，豁然開朗，雞犬桑麻，別有天地，秦時避亂者居此。仇池、山名，在今甘肅渭川道成縣西。三秦志謂山本名仇維，其上有池，故曰仇池，地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爲羊腸盤道三十六回而上，魏晉之世，楊氏世據其地。〔一三〕昭關、在安徽安慶道含山縣北。〔一四〕烈原、焚荒山之草木也。〔一五〕辟易、退避也。〔一六〕潺潺、流水聲。〔一七〕伍員、字子胥，春秋時楚人；父兄爲平王所殺，亡命入吳；至昭關，幾爲楚所獲。

四〇　誡兄子嚴敦書　馬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縭〔一〕，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龍伯高〔二〕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三〕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四〕之士；所謂刻鵠〔五〕不成，尚類鶩〔六〕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七〕，輒切齒〔八〕；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九〕，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題解　漢書：『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輕通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嚴字威卿，援之兄子，少孤，好擊劍，習騎射，後折節講學，京師大人咸器異之。其弟敦、字孺卿，亦知名。

作者生平事實　馬援、字文淵，後漢茂陵人；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征交阯，平之；立銅柱以表功；封新息侯；後討武陵五溪蠻，卒於軍。

注　〔一〕施衿結縭、按儀禮：『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誡。」』詩：『親結其縭，九十其儀。』縭、婦人之幃也，用以覆首，女子嫁時，用絳巾覆首，故曰結縭，見爾雅義疏。〔二〕龍伯高、名述，後漢京兆人，爲山都長，後拜零陵太守。〔三〕杜季良、名保，亦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後仇人上書訟其行爲浮薄，亂羣惑衆

，詔免其官。〔四〕謹勅，勅與敕同，謹勅，猶謹愼也。〔五〕鴈，天鵝也。〔六〕鶩，音木，鴨也。〔七〕下車，官吏初到任曰下車。〔八〕切齒，奮怒貌。〔九〕寒心，恐懼而心爲之冷也。

四一　觸讐說趙太后　國策

趙太后〔一〕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二〕爲質〔三〕，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四〕觸讐〔五〕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恐。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六〕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七〕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八〕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九〕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一〇〕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一一〕。』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一二〕而託之。』

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媪〔一三〕之愛燕后〔一四〕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一五〕。」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一六〕，長安

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一七〕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注　〔一〕趙太后、威后也。〔二〕長安君、威后少子，孝成王母弟；封於饒，史記正義謂卽饒陽；長安其封號也。〔三〕質、音致，置人以取信曰質。言欲使長安君爲質子於齊也。〔四〕左師、官名。〔五〕觸聲、人名。聲、之陟切，一作龍。言字連下句讀。〔六〕郤同隙。不敢直言病，故曰郤。〔七〕輦、車之以人輓者。〔八〕鬻、與粥同。〔九〕賤息、自稱其子也。〔一〇〕黑衣、謂宿衞之士。古者軍禮上下服同色，玄衣玄裳，故曰衣服；宿衞者用軍禮，故皆黑衣。〔一一〕沒、昧也。沒死以聞，意卽昧死以聞也。〔一二〕未塡溝壑、言未死之前也。〔一三〕媼、音懊，婦人年老者之通稱。〔一四〕燕后、威后之女嫁於燕者。〔一五〕反、謂大歸也。古者嫁女，或國滅，夫死，然後反母家，謂之大歸。〔一六〕山陵崩、諱言太后死，故云。〔一七〕子義、趙之賢人。

四二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

吾母姓鍾氏，名令嘉〔一〕，字守箴，出南昌名族，行九。幼與諸兄從先祖滋生公讀書。十八歸先府君〔二〕。時府君年四十餘，任俠好客，樂施與，散數千金，囊篋蕭然。賓從輒滿座。吾母脫簪珥，治酒漿，盤盞〔三〕間未嘗有儉色。越二載，生銓，家益落，府君由是遊燕趙間；吾母及銓寄食外祖家。

銓四齡、母日授四子書〔四〕數句；苦兒幼不能執筆，乃鏤竹枝爲絲，斷之，詰屈〔五〕作波磔〔六〕點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既識，卽拆去。日訓十字。明日令銓持竹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至六齡，始令執筆學書。先外祖家素不潤，歷年饑大凶，益窘乏。時銓及小奴、衣服冠履、皆出於母。母工纂繡組織〔七〕，凡所爲女紅，令小奴擔於市，人輒爭購之；以是銓及小奴無襤褸〔八〕狀。

先外祖長身白髯，喜飲酒；酒酣，輒大聲吟所作詩，令吾母指其疵。

母每指一字，先外祖滿飲一觥〔九〕；數指之後，乃陶然捋鬚大笑，舉觴自呼曰：『不意阿丈乃有此女！』既而摩銓頂曰：『好兒子，爾他日何以報爾母？』銓穉不能答，投母懷，淚涔涔〔一〇〕下。母亦抱兒而悲，簷風几燭，若愀然〔一一〕助人以哀者。

記母教銓時，組紃績紡〔一二〕之具畢列左右，膝置書，令銓坐膝下讀之。母手任操作，口授句讀，咿唔〔一三〕之聲，與軋軋〔一四〕相間。兒怠，則少加夏楚〔一五〕，旋復持兒，泣曰：『兒及此不學，我何以見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於牀，擁被覆雙足，解衣，以胸温兒背，共銓朗讀之；讀倦，睡母懷；俄而母搖銓曰：『可以醒矣。』銓張目視母面，淚方縱橫落，銓亦泣。少間，復令讀，雞鳴臥焉。諸姨嘗謂母曰：『妹一兒也，何苦乃爾？』對曰：『子衆可矣；兒一，不肖，妹何託焉？』

庚戌，外祖母病且篤，母侍之，凡湯藥飲食，必親嘗之而後進；歷四十晝夜無倦容。外祖母瀕危，泣曰：『女本弱，今勞瘁過諸兄，憊矣。他日壻歸，爲我言：「我死無恨，恨不見女子成立」。其善誘之。』語訖而卒。母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閤黨嫻婭、一時咸以孝女稱，至今弗衰也。

銓九齡，母授以禮記、周易、毛詩、皆成誦；暇、更錄唐宋人詩，教之爲吟哦聲。母與銓皆弱而多病。銓每病，母卽抱銓行一室中，未嘗寢；少痊，輒指壁間詩歌，教兒低吟之，以爲戲。母有病，銓則坐枕側不去。母視銓，輒無言而悲。銓亦淒楚依戀，嘗問曰：『母有憂乎？』曰：『然。』『然則何以解憂？』曰：『兒能背誦所讀書，斯解矣。』銓誦聲琅琅然，與藥鼎沸聲相亂。母微笑曰：『病少差矣。』由是母有病，銓卽持書誦於側，而病輒能愈。

十歲，父歸。越一載，復攜母及銓偕遊燕、趙、秦、魏、齊、梁、吳、楚間。先府君苟有過，母必正言婉言以規；或怒不聽，則屏息〔一七〕候怒少解，復力爭之，聽而後止。先府君每決大獄，母輒攜兒立席前，曰：『

幸以此兒爲念。』九月、先府君卽世，母哭瀕死者十餘次，自爲文祭之，凡百餘言，樸婉沈痛，聞者無親疎老幼，皆嗚咽失聲。時行年四十有三也。

己巳、有南昌老畫師遊鄱陽，八十餘，白髮垂耳，能圖人狀貌。銓延之，爲母寫小像，因以位置景物，請於母；且問：『母何以行樂？當圖之以娛。』母愀然曰：『嗚呼！自爲蔣氏婦，嘗以不及奉舅姑盤匜爲恨；而處憂患哀慟間數十年：凡哭父，哭母，哭兒，哭女夭折，今且哭夫矣。未亡人欠一死耳，何樂爲？』銓跪曰：『雖然、母志有樂得未致者，請寄斯圖也，可乎？』母曰：『苟吾兒及新婦，能習於勤，不亦可乎？鳴機夜課，老婦之願足矣，樂何有焉？』

銓於是退而語畫士，乃圖秋夜之景：虛堂四敞，一燈熒熒〔一四〕，高梧蕭疎〔一五〕，影落簷際。堂中列一機，吾母坐而織之，婦執紡車坐母側；簷底橫列一几，翦燭自照，憑畫欄而讀者，則銓也。階下假山一，砌花盆蘭、婀娜〔一六〕相倚，動搖於微風涼月中。其童子蹲樹根，捕促織〔一七〕爲戲；及垂短髮，持羽扇，煮茗石上者；則奴子阿童，小婢阿昭。圖成，母視之而歡。銓謹舉吾母生平勤勞爲之略，以進求諸大人先生之立言而與人爲善者。

作者生平事實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清鉛山人，乾隆進士，著有忠雅堂集、絳雪樓填詞九種、等書。

注　〔一〕鍾令嘉、南昌人，事父母甚謹，有孝女之目。年十八歸蔣氏；曉號甘茶老人，著有柴車倦遊集。〔二〕府君、人子尊祖、考之辭。見援鶉堂筆記。〔三〕罍、酒尊也。〔四〕四子書、宋儒以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稱四子書。〔五〕詘屈、猶屈曲。〔六〕渫褻、左撇曰渫，右捺曰褻。〔七〕纂組組織、謂織物刺繡等事。〔八〕襤褸、音藍縷，衣服敝壞也。〔九〕觚、酒器之大者。〔一〇〕潸潸、淚下貌。〔一一〕愀然、容色變也。〔一二〕織帶謂之組；編條謂之絛；績、謂績麻；紡、謂紡紗也。〔一三〕咿唔、讀書聲也。〔一四〕札札、紡織機聲也。〔一五〕少、稍也。〔一六〕婀娜、柔美之貌；夏楚、朴責之具；夏讀若檟，本二木名，古者朴作教刑，以此爲之，因名。〔一七〕屏息，屏藏其氣不敢息也。〔一八〕熒熒

、勞先也。〔一九〕蘇綽、錄落有清致也。〔二〇〕婦、柔而長也。〔二一〕促織、蟋蟀之別名。

四三　贈衛八處士　杜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一〕。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二〕。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三〕，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呼兒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四〕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題解　衛八處士、衛賓也；年最少，杜甫與友善，號小友。

作者生平事實　杜甫，字子美，唐襄陽人，居杜陵，自稱杜陵布衣，又稱少陵野老；玄宗時，以獻賦待制集賢院；後爲工部員外郎，著有杜工部集。

注　〔一〕參商、二星名，商星居東方，參星居西方，二星相背而出，永不相見，故以爲喻。〔二〕熱中腸、謂心煩憂如沸也。〔三〕父執、父之友也。〔四〕故意、故交之意。

四四　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一〕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二〕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三〕西北隅、雉堞〔四〕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五〕，幽閴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棊，子聲丁丁〔六〕然；宜投壺〔七〕，矢聲錚錚〔八〕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被鶴氅〔九〕，戴華陽巾〔一〇〕，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一一〕之勝槩也。彼齊雲〔一二〕、落星〔一三〕、高則高矣；井幹〔一四〕、麗譙〔一五〕、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一六〕。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一七〕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一八〕，丙申移廣陵〔一九〕，丁酉又入西

掖〔一〇〕，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一一〕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咸平〔一二〕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作者生平事實　王禹偁，字元之，宋鉅野人，太宗時進士，著有小畜集、五代史闕文等書。

注　〔一〕黃岡，今湖北江漢道黃岡縣，宋黃州治也。〔二〕剉，音枯，剖也。〔三〕子城，附屬於大城之小城。〔四〕雉堞，城上女牆也。〔五〕水流沙上曰瀨。〔六〕丁丁，讀如爭；丁丁，棊聲也。〔七〕投壺，古賓主燕飲時相與娛樂之事，設壺一，使賓主以次投矢於其中，勝者酌酒飲不勝者；禮記有投壺篇。〔八〕錚錚，金聲也。〔九〕鼙音敞；鶴鼙，析鳥羽爲裘也。〔一〇〕華陽巾，隱者之冠。〔一一〕謫居，降官也。咸平元年，元之與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出知黃州。〔一二〕齊雲，樓名，在江蘇吳縣治後子城上，卽古月華樓。吳地記：『唐曹恭王所建，今名飛雲閣。』〔一三〕落星，樓名，在江蘇江寧縣東北四十里。金陵地理記：『吳嘉禾元年，於桂林苑中落星山，起三層樓，名曰落星樓。』〔一四〕井幹，樓名，史記武帝紀：『大子作建章宮，乃立神明臺、井幹樓。』〔一五〕麗譙，樓名，魏武帝有樓名麗譙，見白帖。〔一六〕穀熟曰稔，古人謂一年爲一稔，取穀一熟之意。〔一七〕至道，宋太宗年號。〔一八〕滁上，謂滁州也。孝章皇后崩，權殯於普濟佛舍，羣臣不成服，元之嘗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罷知滁州。〔一九〕廣陵，今江蘇江都縣，宋揚州治也。時有言元之買馬虧價者，帝以元之卻李繼遷馬五十匹，必不虧一馬價，移知揚州。〔二〇〕西掖，中書省也。眞宗卽位，元之上疏言五事，召還，復知制誥。〔二一〕齊安，卽黃州也，南齊置齊安縣於此，故名。〔二二〕咸平，宋眞宗年號。

四五　孤竹贊　陳櫟

竹、竹、孤竹國君〔一〕，此其遺族，獨立亭亭，與誰同綠？龍想單吟；鳳難雙宿。應契特立獨行者之心，不動羣趨旅進者之目。千畝不見其有餘，一竿不見其不足。竹、竹、似魯狷士〔二〕，不見親厚之涼涼〔三〕；如衞君子〔四〕，斐然有文之郁郁〔五〕。月來影自伴琅玕〔六〕；風至聲能戛〔七〕珠玉。特操何假於依附，高節了無所阿曲。嗟彼朋邪之徒，豈不有愧於孤竹！

作者生平事實　陳楙、字壽翁，宋末休寧人，學者稱定字先生；晚自號東阜老人；有定字集。

注　〔一〕孤竹、國名，地當今直隸津海道盧龍縣至熱河特別區域朝陽縣。〔二〕譽狷士、孟子：『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三〕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按卽指上文之狷者。〔四〕衞君子、詩衞風：『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注：『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五〕郁郁、文盛貌。〔六〕琅玕、石似玉者。〔七〕戛、吉擭切，考擊也。

四六　答毛憲副書　王守仁

昨承遣人諭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一〕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二〕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彝〔三〕與之爭鬬，此自諸彝憤惋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

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恥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

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在，雖祿之以萬鍾〔四〕，爵之以王侯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而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

某之居此，蓋瘴癘〔五〕蠱毒〔六〕之與處，魑魅魍魎〔七〕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死生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我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八〕；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題解　毛憲副、名伯溫，字汝厲，明吉水人，官左副都御史；按漢稱御史臺曰憲臺，故稱副都御史曰憲副。

作者生平事實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弘治進士；卒謚文成。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世稱姚江派；嘗築室陽明洞中，學者稱之爲陽明先生。著有王文成全書。

注　〔一〕大府、謂巡撫也。〔二〕龍場、地名，在今貴州黔中道修文縣治。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伯安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伯安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三〕蠻、與夷同。〔四〕鍾、古量名，受六斗四升。〔五〕瘴癘、內病爲瘴，外病爲癘。〔六〕蠱毒、通志：『造蠱之法，以百蟲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南方暑溼之地有之。〔七〕魑魅魍魎、木爲蠱。』相傳苗猺之地有此俗，以蠱毒置人飲食中，能使人昏狂失志。〔八〕隳、呼規切；毀也；隳墮、謂廢節墮名也。石之怪。

四七　遊雁蕩記　方苞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鮑甥孔巡曰：『盍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一〕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故子厚〔二〕得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則有二焉：

前此所見，如皖桐之浮山〔三〕、金陵之攝山〔四〕、臨安之飛來峯〔五〕，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痏〔六〕蹶然〔七〕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構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剝鑿也。

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慮冥，百慮絕，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

察於此二者，則吾人守身涉世之學，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題解　雁蕩、山名，在浙江甌海道樂清縣東九十里，盤曲數百里，其峯百有二，谷十，洞八，巖三十，皆奇競勝，遊歷難徧，絕頂有湖，水常不涸，雁之春歸者常留宿焉，故曰雁蕩。

作者生平事實　方苞，字靈皐，號望溪，清桐城人，康熙進士。文學韓歐，嚴於義法，爲桐城派之初祖；著有望溪文集等書。

注　〔一〕永柳，唐二州名；永，治今湖南衡陽道零陵縣；柳，治今廣西柳江道馬平縣。〔二〕浮山，一名浮度山，在安徽安慶道桐城縣東。〔三〕子厚，柳宗元之字也。子厚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四〕攝山，一名栖霞山，在江蘇金陵道江寧縣。〔五〕飛來峯，在浙江錢塘道杭縣靈隱山東南。南宋建都於杭縣，稱臨安府。〔六〕瘡痏，猶瘡痍，謂皮膚因傷而開裂也。〔七〕蹙然，驚動貌；蹙，音桂。〔八〕鳩，聚也。

四八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朱彝尊

江生自昌平〔一〕至，述十一兄比來頗有不豫〔二〕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樂，延吳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恆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介意也。

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三〕，穆生以醴酒不設去〔四〕，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已。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

不觀夫昏者乎？娶妻而納采，儷皮純帛〔五〕可也。至於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以少爲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兄未適館以前，主人既置之別館，不與共席；每食但與兄偕，則能類族辨物矣。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貍，以肉餵犬，於兄何損焉？

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兄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兄爲飲食之人，其可哉？

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

題解　譚左羽，名瑄，清嘉興人，康熙舉人。

作者生平事實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清秀水人，康熙中舉鴻博。著有曝書亭全集等書。

注　〔一〕昌平，今京兆昌平縣，清爲州。〔二〕不豫，不悅也。〔三〕孟子：『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按稅同脫。〔四〕漢書：『初，元王敬

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按耆同嗜。〔五〕儀禮士昏禮：『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儷皮、兩鹿皮也。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四九　優孟　節史記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一〕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二〕；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三〕，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壟竈〔四〕爲槨，銅歷〔五〕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楚相孫叔敖〔六〕知優孟賢，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窮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七〕。』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爲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乏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

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六〕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注　〔一〕楚莊王、名旅，春秋五霸之一。〔二〕題湊、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三〕太牢、牛羊豕也；三牲具謂之太牢。〔四〕壠竈、土竈也。〔五〕銅歷、銅釜也；釜鬲謂之歷。〔六〕孫叔敖、先爲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施敎導民，上下和合，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七〕若無遠有所之、言汝無遠適他境。〔八〕寢邱、故城在今河南汝陽道固始縣。

五〇　慷慨歌　優孟

貪吏而〔一〕不可爲而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二〕。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三〕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愛錢！

題解　歌見孫叔敖碑，與史記滑稽傳所載相類，而此則較有音節可誦。慷慨、意氣憤激也。

注　〔一〕而與若音近；此而字作若字解。〔二〕家成、猶言成家。〔三〕褐、賤者之服。

五一　廉恥　顧炎武

五代史〔一〕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二〕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皆不知廉恥，而至於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知恥尤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源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三〕，鷄鳴不已於風雨〔四〕，彼衆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頃讀顏氏家訓〔五〕有云：『齊朝〔六〕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敎其鮮卑〔七〕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敎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

，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彼闇〔六〕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注　〔一〕五代史、有新舊二種；此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撰也。　〔二〕管生、謂管夷吾也；禮義四句、見管子。　〔三〕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四〕詩鄭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詩小序：『風雨，思君子也。』　〔五〕顏氏家訓、隋顏之推撰；二卷，凡二十篇。　〔六〕齊朝、謂北齊也；高洋受東魏禪，國號齊，史稱北齊。　〔七〕鮮卑、種族名；北魏拓跋氏，卽其種也。　〔八〕闇、昏也，蔽也。

五二　與朱都憲書　陳獻章

頃者獲拜執事於蒼梧〔一〕，十餘年間、執事之心不忘乎僕，與僕願見執事之誠，交慰並沃〔二〕於一堂之上，一日之間、至矣盡矣。執事負一世之豪才，際百年之嘉會，故能受知當宁〔三〕，進位都憲〔四〕，奉璽書，督三軍，以經營於一方。誰不瞻仰，誰不歸戴。僕一介書生，生長東南，聞見寡陋，徒負虛名，無補於世；乃蒙追憶十餘年相與尺牘往來之雅而賜見焉，幸甚！幸甚！

僕之齒非少，然以方〔三〕於執事，則爲後進。執事、先生長者也。長者有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隱而不告，亦非禮也。僕始至，執事問以出處，僕未敢率爾〔四〕；執事又益之以薦進之說，且令回自決之。僕於是乎若負芒刺，避席而不敢言，慚也；退而思之，又大慚也。明日、具以情告，且言其不可。當是時也，執事亦見僕之顏色乎？始者僕欲往見執事於蒼梧，凡三復計之而後果行。誠以執事之賢固所願識，然自念二三十年所守進退之節一旦由此而變，亦不能不少踟躇〔五〕也。況諭之以薦進之說耶？僕竊以爲執事好崇奬人之善，偶見一士少異乎人，亟以此言寵之，使勉乎善云爾。不然、則將悼其窮且老，踽踽〔六〕焉無所與同，恤恤〔七〕焉無所與歸，故問而遣之，使自爲祿仕之計焉耳。不然、執事之明足以照物，豈不知僕之駑鈍〔八〕不可驅策而思進之萬里之途也？執事又以韓退之之事見勗。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枉尺直尋，退之以書干宰執，僕固不得舍孟而

學韓也。

僕之歸白沙〔一〕幾一月矣。鄉之逢掖士〔二〕、無日不來問詢。僕告以所接盛德之光，莫不鼓舞興起。信乎「德之流行，速於置郵〔三〕而傳命」也。惟是進退出處之念，尙日往來於心，誠懼執事所以待僕者如此，而人之知僕者淺也。

此意已託邱侍御〔四〕達之左右，不審亮之否乎？未能默默，伏此布聞，且以代面謝。惟少垂鑒焉。

注　〔一〕蒼梧、今廣西蒼梧縣；明爲梧州府治。　〔二〕沃、漬也；意言性情浹洽也。　〔三〕當宁、謂天子也。禮：『天子當宁而立。』按宁謂門內屏外之地。　〔四〕都憲、謂都御史也。明都察院之長官。　〔五〕方、比也。　〔六〕率爾、急遽貌。　〔七〕踧踖、音蹙積，恭敬不安貌。　〔八〕踽、音矩；踽踽、無所親也。　〔九〕恤恤、憂患貌。　〔一〇〕爲鈍、言才劣也。　〔一一〕白沙、村名，在廣東新會縣東。　〔一二〕逢掖士、謂儒者；古儒者之服，掖下寬大。禮所謂「衣逢掖之衣」是也。　〔一三〕置、郵、所以傳達文書者。馬傳曰置；步傳曰郵。　〔一四〕侍御、卽侍御史也；明制爲監察御史。

五三　遊釣臺記　鄭曰奎

釣臺〔一〕在浙東，漢嚴先生隱處也。先生風節、輝映千古，予夙慕之；因憶富春桐江〔二〕諸山水，得藉先生以傳，心奇甚，思得一遊爲快。顧是役也、奉檄〔三〕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遊也。然以爲遊，則亦遊矣。

舟發自常山〔四〕，由衢抵嚴〔五〕，凡三百餘里，山水皆有可觀。第目之所及未暇問名，領之而已；惟誡舟子以過七里灘〔六〕必予告。越日舟行萬山中，忽覩雲際雙峯，嶄然〔七〕秀峙，覺有異，急呼舟子曰：『若非釣臺耶？』曰：『然矣。』舟稍近，迫視之，所云「兩臺」、實兩峯也，臺之稱、後人爲之也。臺東西峙，相距可數百步，石鐵色，陡〔八〕起江干數百仞不肯止，巉巖傲睨〔九〕如高士並立，風致岸然〔一〇〕。崖際草木、亦作嚴冷狀。樹多松，疎疎羅植，偃仰離奇各有態；倒影水中，又有如遊龍百餘，水流波動，勢欲飛起。峯之下、先生祠堂在焉，意當日垂綸〔一一〕，應在是地，固無登峯求魚之理也。故曰：『峯也、而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

山既秀麗，境復幽蒨〔一三〕，欲艤〔一四〕舟一登，而舟子固持不可；不能強，因致禮焉，遂行；於是足不及遊，而目遊之。俯仰間，清風徐來，無名之香，四山颿〔一四〕至，則鼻遊之。舟子謂灘水佳甚，試之良然，蓋是卽陸羽〔一五〕所品十九泉也，則舌遊之。頃之，帆行峯轉，瞻望弗及矣；返坐舟中，細繹其峯巒起止，徑路出沒之態，惝恍〔一六〕間如舍舟登陸，如披草尋磴〔一七〕，如振衣最高處，下瞰羣山趨列：——或秀靜如文，或雄拔如武，——大似雲臺諸將相〔一八〕，非不傑然卓立；悉在下風；蓋神遊之矣。思稍倦，隱几臥，而空濛滴瀝〔一九〕之狀，竟與魂魄往來，於是乎并以夢遊。覺而日之夕矣。舟泊前渚，人稍定，呼舟子勞以酒，細詢之曰：『若嘗登釣臺乎？山之中景何若？其上更有異否？四際雲物，何如奇也？』舟子具能悉之，於是乎并以耳遊。噫嘻！快矣哉，是遊乎！

客或笑謂：『鄭子足未出舟中一步，遊於何有？』嗟乎！客不聞乎？昔宗少文〔二〇〕臥遊五嶽，孫興公〔二一〕遙賦天台，皆未嘗身歷其地。余今所得，較之二子，不多乎哉？故曰：『以爲遊，則亦遊矣。』客曰：『微子言，不及此。雖然，少文之畫，興公之文，盍處一焉以謝山靈〔二二〕？』余竊愧未之逮也，遂爲之記。

作者生平事實　鄭日奎，字次公，清貴谿人，順治進士，著有靜菴集。

注　〔一〕釣臺，漢嚴子陵垂釣處；遺址在浙江金華道桐廬縣富春山，有東西二臺，各高數十丈。〔二〕浙江自新安來，至富春山下，名富春江；桐江，卽浙江上源，在桐廬縣。〔三〕檄，古者公文用木簡，長尺二寸，謂之檄。〔四〕常山，縣名，今屬浙江金華道。〔五〕衢，卽衢州府，治今金華道衢縣；嚴，卽嚴州府，治今金華道建德縣；並在浙江省。〔六〕七里灘，亦名七里瀨，又名七里瀧，在桐廬嚴陵山；兩岸夾峙，水駛如箭。〔七〕嶄然，高峻貌。〔八〕陡，音斗，峻也。〔九〕傲睨，謂山勢高峻，有若藐視羣峯，目空一切也。〔一〇〕岸然，高傲之意。〔一一〕綸，釣絲也。〔一二〕蒨，音倩，花盛貌。〔一三〕艤，與檥同，整舟向岸也。〔一四〕具四方之風曰颿風。見南越志。〔一五〕陸羽，字鴻漸，唐竟陵人，上元初，隱苕溪，自稱桑苧翁，嗜茶，品定天下名泉，著茶經三篇。〔一六〕惝恍，猶言恍惚也。〔一七〕磴，音凳，石徑之平坦可登者曰磴。〔一八〕雲臺，漢宮中高

臺，以其高起干雲，故曰雲臺。後漢書：『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一九〕空濛、謂雨氣；滴瀝、謂嵐翠也。〔二〇〕宗少文、名炳，劉宋南陽人，幼有至性，好琴書，善畫；武帝領荊州，辟爲主簿，不就；嘗西涉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以疾還江陵；歎曰：『名山恐難徧覩，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二一〕孫興公、名綽，晉太原人，博學善屬文。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除著作佐郎，累遷廷尉卿，領著作。按興公之賦天台，實未嘗身歷其境；故其序云：『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又云：『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天台山、在今浙江會稽道天台縣。〔二二〕山靈、山神也。

五四　鶴歎　蘇軾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一〕予，豈欲臆對如鵬〔二〕乎？『我生如寄良崎孤〔三〕，三尺長脛閣〔四〕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五〕，投以餅餌視若無；戛然〔六〕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注　〔一〕睨、音詣，斜視也。〔二〕賈誼鵩鳥賦：『口不能言，請對以臆。』〔三〕崎孤、單獨也。〔四〕閣、猶言支撐也。〔五〕斯須、暫也，猶言須臾。〔六〕戛然、形容長鳴之聲也。

五五　秦士錄　宋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紫稜〔一〕，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鬬不可擘〔二〕，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三〕，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

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四〕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五〕，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六〕君

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七〕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八〕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九〕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一〇〕，不敢再有問。弼索酒，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一一〕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二〕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書呻吟也。

秦定〔一三〕末、德王〔一四〕執法西御史臺〔一五〕，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闇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一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捽入〔一七〕，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一八〕；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一九〕，稱制〔二〇〕，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二一〕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

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二二〕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槊〔二三〕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二四〕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砍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二五〕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二六〕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二七〕云。

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

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二九〕爲道士。後十年，終〔三〇〕。

注　〔一〕紫稜，桓溫眼如紫石稜。〔二〕擘，分拆也。〔三〕使酒，因酒而使氣也。〔四〕命，名也；亡命，謂背其名籍而逃亡也。〔五〕箕踞，謂曲兩腳，其形如箕也。〔六〕速，召也。〔七〕四庫書，謂經，史，子，集也。唐玄宗於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八〕七經，謂詩，書，三禮，公羊傳，論語也。見宋劉敞七經小傳。〔九〕纚，音蹤；纚纚，相連續也。〔一〇〕慘沮，心悽慘鬱塞也。〔一一〕奄奄，無生氣也。〔一二〕兒撫，言撫豪傑如撫小兒也。〔一三〕呻吟，詠誦聲。〔一四〕泰定，元英宗年號。〔一五〕德王，按元史諸王表有安德王宣德王懿德王及保德郡王，此未知何指。〔一六〕西御史臺，卽陝西諸道行臺御史；大德元年，移雲南行臺於京兆，爲陝西行臺，有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等官。〔一七〕關中，今陝西省。關中記：『東自函關，西至隴關，二關之間，謂之關中。』〔一八〕捽，持髮也。捽入，謂使人持之而入。〔一九〕鄠，今浙江會稽道鄠縣。〔二〇〕天子車以黃繒爲裏，曰黃屋車；左纛，以氂牛尾製大旗，置於車衡之左也。〔二一〕稱制，皇帝之文告曰制。〔二二〕橫磨劍，五代史：『景延廣謂契丹使者曰：「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二三〕鐵鎧，鐵甲也。〔二四〕矛長丈八者曰槊。〔二五〕辟易，退避也。〔二六〕髀，音俾，股也。〔二七〕勻通酌。〔二八〕王彥章，字子明，梁鄆州壽張人，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二九〕王屋山，太行山脈西南之一峯，在河南濟源縣與山西垣曲縣之間。〔三〇〕終，死也。

五六　前出塞　杜甫

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注　〔一〕侵陵，謂侵掠而憑陵之也。

五七　後出塞　杜甫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邱？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注　〔一〕薊門，卽薊丘也；在北京德勝門西北，亦曰土城關。〔二〕道周，猶言路邊。

〔三〕斑白。老人頭髮半黑白也。〔四〕庶羞、各種之美味也。〔五〕吳鉤、夢溪筆談：『唐人詩多有言「吳鉤」者，吳鉤、刀名也；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

五八　長歌行　陸游

人生不作安期生〔一〕，醉入東海騎長鯨；猶當出作李西平〔二〕，手梟逆賊清舊京。——金印煌煌〔三〕未入手，白髮種種〔四〕來無情，成都〔五〕古寺臥晚秋，落日偏傍僧窗明。豈其馬上破賊手，哦詩長作寒蛩〔六〕鳴？興來買盡市橋酒，大車磊落〔七〕堆長銑，哀絲豪竹〔八〕助劇飲，如鉅野〔九〕受黃河傾，平時一滴不入口，意氣頓使千人驚。國仇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脊有聲，何當凱還〔一〇〕宴將士，三更雪壓飛狐城〔一一〕。

注　〔一〕安期生、秦琅琊人，賣藥海上，號抱朴子；始皇與語三日夜，留書以別曰：『後千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遣人入海求之，未至，遇風波而還。〔二〕李西平、名晟，字良器，唐洮州臨潭人，德宗時，平朱泚之亂，收復京師，以功累官至司徒，封西平王。〔三〕煌煌、光采炫耀貌。〔四〕種種、髮短貌。〔五〕成都、今四川西川道成都縣。〔六〕寒蛩、寒蟬也，蟬之一種，體長寸許，胸背有墨綠斑紋，秋季鳴於日暮。風土記：『七月而寒蛩鳴於夕。』〔七〕磊落、謂錯雜不一也。〔八〕哀絲豪竹、謂絃管之聲悲壯動人也。〔九〕鉅野、澤名，在山東濟寧道鉅野縣北。漢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末河決而涸。〔一〇〕還同旋；軍行得勝而還曰凱旋。〔一一〕飛狐城、今直隸保定道淶源城也。

五九　無衣　詩秦風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一〕。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二〕。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三〕。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題解　詩小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三章皆賦體。

注　〔一〕袍、長襦也。〔二〕澤、裏衣也。〔三〕裳、下幅也。

六〇　書左忠毅公軼事　方苞

先君子〔一〕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二〕、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

，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三〕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四〕，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五〕，史朝夕獄門外。逆閹〔六〕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七〕，日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八〕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九〕，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股以下筋骨盡脫矣。

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一〇〕。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一一〕，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一二〕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持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搆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一三〕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一四〕末，流賊張獻忠〔一五〕出沒蘄黃潛桐〔一六〕間，史公以鳳廬道〔一七〕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一八〕，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更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

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注〔一〕先君子，自稱其考也。靈皋父名仲舒，字南董，號逸巢。〔二〕左光斗，字遺直，明桐城人，萬曆進士，後爲魏忠賢所害，與楊漣同斃於獄，謚忠毅。〔三〕史可法，字憲之，一字道鄰，明祥符人，崇禎進士；福王立，以兵部尚書大學士督師揚州；城破，被執，不屈死。〔四〕碌碌，庸常也。〔五〕明成祖立東廠於北京東安門北，緝訪謀逆妖言等，使太監領其事；其獄謂之廠獄。天啟五年，楊漣左光斗草奏劾魏忠賢及魏廣微，爲忠賢調知；先二日削二人籍；復假汪文言獄；入漣及光斗名，逮之下獄；酷刑脅承受楊鎬熊廷弼賄，俱自誣服。楊左各坐贓二萬；忠賢乃使司法者五日一追比；二人不勝其苦，俱斃於獄中。

〔六〕逆閣、謂魏忠賢也。〔七〕炮烙、酷刑之一種，以燒鐵烙膚也。〔八〕辛感焉，言禁卒爲可法所感動而從其謀。〔九〕長鑱、農具，鋤屬也。〔一〇〕嗚咽、泣聲也。〔一一〕瞥、目眶也。〔一二〕爝爓、如爝之爓不可收拾也。〔一三〕噤、不作聲也。〔一四〕崇禎、明思宗年號。〔一五〕張獻忠、明延安衞人，與米脂人李自成連寇山陝河南等地，據武昌，陷成都，稱大西國王，屠殺甚慘；後爲清兵所殺。〔一六〕蘄、今蘄春縣；黃、今黃岡縣；並屬今湖北江漢道。潛、今潛山縣；桐、今桐城縣；並屬今安徽安慶道。〔一七〕鳳廬道、卽鳳陽廬江二府之兵備道也。鳳陽府、治今安徽淮泗道鳳陽縣；廬江府、治今安徽安慶道廬江縣。〔一八〕更休、更番休息也。

六一　韓詩外傳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韓嬰

齊景公〔一〕謂子貢〔二〕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三〕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四〕，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譬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譬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五〕，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譬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六〕。」』

作者生平事實　韓嬰、漢燕人，文帝時爲博士；嘗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今惟外傳十卷行世。外傳者，雜引古事古語，而證以詩詞，非說經之書也。

注　〔一〕齊景公、名杵臼。〔二〕子貢、姓端木，名賜，衞人；孔子弟子。〔三〕直、特也；但也。〔四〕壺杓、皆器名，可以盛酒挹水。〔五〕泰山、東嶽也；在山東濟南道泰安縣北。〔六〕「綿綿翼翼，不測不克。」見毛詩大雅常武篇。緜緜、靜也；翼翼、敬也；言既靜且敬，不可測度，不可攻勝也。

六二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一〕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

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三〕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日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三〕，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四〕。公誠能馳一介〔五〕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六〕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七〕，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八〕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九〕。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一〇〕。向使郭隗倒懸〔一一〕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一二〕者矣。

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題解　此與曹操書也。孝章名憲。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孔融與憲友善，憂其不免禍，乃作此書。

作者生平事實　孔融，字文舉，後漢魯國人；獻帝時爲北海相，後爲曹操所忌，被殺。著有孔北海集。

注　〔一〕會稽，漢郡名，治今江蘇蘇常道吳縣。〔二〕桓公，齊侯小白也。公羊傳：『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三〕吾祖，謂孔子也。論語：『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四〕朱穆，字公叔，後漢南陽宛人。感俗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五〕一介，猶一個也。〔六〕九牧，猶九州也。〔七〕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賫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捐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事見戰國策。〔八〕絕足，謂馬之善行，無與倫比者。〔九〕韓詩外傳：『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一〇〕史記：『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

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一一〕倒懸，喻困苦也。〔一二〕漢書：『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首，音狩，頭向也。

六三　釋三九上　注中

一奇，一偶，一二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一〕「三推」〔二〕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三〕「九命」〔四〕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

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

湯「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五〕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雖矮三嗅而作」，孟子「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而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

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六〕「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

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言語，則不膠其文字矣。

題解　按注中釋三九有上中下三篇。

作者生平事實　汪中，字容甫，清江都人，乾隆拔貢生；著有述學、廣陵通典、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等書。

注〔一〕三加、見禮記：謂始加緇布冠，次布弁，次爵弁。〔二〕三推、古時天子耕藉之禮也。禮：『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躬耕帝藉，天子三推，卿諸侯九推。』〔三〕冕服九章、服章也。書益稷傳：『冕服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四〕九命、周之官秩也；自一命至九命，凡九等。〔五〕楚辭、漢劉向裒集屈原宋玉諸賦，謂之楚辭；集部之目，此爲最古。〔六〕孫子、周孫武撰；一卷，凡十三篇；兵家書之傳於今者，以此爲最古。

六四　說硯　朱彝尊

端州於今爲肇慶府〔一〕，山石多可製硯；惟水巖〔二〕最上。水、經鬱溪〔三〕東至高要縣爲大水；蓋蒼梧〔四〕至是五百里，有羚羊峽〔五〕以東之。峽勢將盡，其左折而北趨，有峰曰朝天巖〔六〕，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自水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俛伏捫而入，積水灌其中。

凡取石，必先以瓠〔七〕汲水，自內而外，若傳杯然；水既涸，熬豚膏然紙爲燈，由穴而入。中漸廣，分三涂〔八〕；穿洞半里，抵巖壁。巖高三尺，下上皆刓石〔九〕，不可鑿也，鑿石之工多黃岡村民。役不過四十人，坐臥偃側其內；得石自內傳之外，一如汲水法。

巖三尺，石分三品焉：上巖者，質純而豔，微紫；中巖者，質潤而凝，色漸青：下巖者，質淡而細，色近白，有眼；沈水觀之，若有蘋藻浮動其中者，是曰青花。試以墨，若熬釜塗蠟者然，斯爲美矣。其餘紋不同：紫氣奔而迴磅〔一〇〕，謂之火捺；聚而爲輪，謂之金錢；紫氣既竭，白氣次之，謂之蕉葉白；凝綠若灑汁，謂之翡翠；白凝於綠，纖而長者，謂之玉帶；黃氣亙其上，若虹，謂之黃龍；若縷，謂之金綫；點墨瘢相比，謂之雀斑；丹若粟者，謂之朱砂；斑剝蝕如蟲嚙，謂之蟲蛀；旁色赭者，謂之鮿〔一一〕血邊。其爲眼不同：有鸜鵒〔一二〕眼，有鴉眼，有象眼。黃謂之鴉，碧謂之鸜鵒；眼不貴黃也。員者爲鸜鵒，爲鴉，長者爲象；眼不貴長也。或三五其暈，或七九其暈，暈有奇而無偶者也。辨水巖者，必於是驗之，思過半矣。

朝天巖在水巖之南，產石易與水巖混；亦有蟲蛀，有玉帶，有金鑲；若翡翠、似矣，恨微黃；黃龍、似矣，恨燥；蕉葉白、火捺、似矣，恨糢糊；硃砂斑、似矣，恨大；眠其眼，四旁若潰，睛翳不明，此淚眼也；形體畧備，光采全無，此死眼也。自此而外，則屏風山〔一三〕背有石，西坑〔一四〕有石，北嶺〔一五〕有石，大抵拒墨者多。向日視之，見有若繁星者，有若金銀氣者；其理麤，其質燥，其聲堅響；其色深紫或如豬肝，或如黛綠，或如敗錦，或間道如松木紋：皆石之下者也。

宣德巖在屏風山半，開自宣德〔一六〕年，品在朝天巖之上。山多虎患，故歲久無采者。要之，得水巖而諸山之石可廢矣，得青花兼鸜鵒眼者而諸品又可廢矣。典水〔一七〕梅花坑去端溪四十里，在三水縣〔一八〕境，產石亦有鸜鵒眼，方之水巖無異也；然徑尺之石，眼或多至百數，光滑而易裂。不知硯者，惟眼是求，挾之以爲希世之寶，特宋人之燕石〔一九〕耳。

予游嶺表〔二〇〕，正值采硯時，購水巖石百餘，久盡散去。海鹽周生從予學詩，以端石硯爲贄，乃追憶舊日所得，爲說示之，俾審所擇焉。

注　〔一〕今廣東粵海道高要縣；清爲肇慶府治。宋爲端州。〔二〕水巖、在高要縣東南四十六里之爛柯山；亦名端山。〔三〕鬱溪、卽鬱江，亦名南寧江，在廣西境；上流爲西洋江、麗江，至邕寧縣，會爲鬱江；東北流至桂平縣城東，與黔江合，稱潯江．東流至蒼梧縣城西南，與桂江合，稱西江；東流入廣東高要縣境。〔四〕蒼梧、今廣西蒼梧道蒼梧縣，舊梧州府治也。〔五〕高要縣東三十里，有高峽山，高百餘仞，周十里，與爛柯山對峙，江流至此夾束而出，名羚羊峽，亦名高要峽。〔六〕朝天巖、在爛柯山陰；江水經此，謂之端溪。〔七〕瓠、瓢也；破壺盧爲之，用以挹水。〔八〕涂、與塗同，道路也。〔九〕礪石、石之無稜角者。〔一〇〕迴磷、猶言軼盪。〔一一〕鯽、與鱡同。〔一二〕鸜鵒、音劬欲，八哥鳥也。〔一三〕屏風山、卽屏風巖，在高要縣北六里之石室山，近瀝湖。〔一四〕西坑、在爛柯山。〔一五〕北嶺、亦名北山，在高要縣北十里，石室之支阜也。〔一六〕宣德、明宣宗年號。〔一七〕典水、亦名蒼梧水，源出爛柯山；初爲瀑布，東流屈曲二十里，入大江。〔一八〕三水縣、在高要縣東北。〔一九〕韓非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同。」』〔二〇〕廣東在五嶺之南，故曰嶺表。

六五　看山讀畫樓坐雨得詩　孫原湘

一山包孕無數山，樓前排列青螺鬟〔一〕；天公有此大圖畫，令我一讀開心顏。重巒、突嶂、初看似複疊，其中起伏回互、一筆不可刪。山外羣山更奇特，如斷，如續，如鉤環。渾雄秀削無不有，南宗北宗參錯於其間；猶嫌空靈意少未超脫，特令太湖湖波插入青一灣。風帆飛鳥略點綴，不著氣力殊蕭閑。莫釐〔二〕諸峯多在隱約際，尤工遠勢爲荆關〔四〕，都被此樓大力盡收拾，讀之竟日惟恐天卷還。山坳一朵白雲起，忽而空濛〔三〕雨來矣；靈奇變幻不可擬，一幅大癡〔六〕成小米〔七〕。平疇曠野烟雲遮，不放平庸入眼底。譬如畫家一筆稍甜俗，急取清泉墨痕洗。吁嗟！天公愛好猶若此，奈何俗手紛紛貴形似，濃綠深青塗滿紙。

作者生平事實　孫原湘，字子瀟，號心青，清昭文人，嘉慶進士，著有天眞閣集。

注〔一〕青螺鬟，喻山峯也。〔二〕唐人始分山水畫法爲南北二宗：南宗祖王摩詰，重渲染而少鉤勒；其傳爲荆、關、董、巨、及米氏父子、元之四家。北宗祖李思訓，山石峭拔，用青綠濃重之色；其傳爲趙幹、趙伯駒、夏圭、馬遠輩。〔三〕莫釐、山名，即西洞庭山，在太湖中。相傳隋莫釐將軍居此，故名。〔四〕荆、關、並五代時之畫家，善樹石山水；荆、名浩，字浩然，沁水人，避亂隱太行山浩谷，自號浩谷子。關、名仝、亦作同，長安人，從荆浩學，有出藍之譽。〔五〕空濛、雨氣也。〔六〕黃公望、字子久，號大癡道人，元常熟人；隱於富春，善畫山水，師董源、巨然，晚年自成一家，筆意簡遠，爲畫中逸品；與王蒙、倪瓚、吳鎮、爲元末四大家。〔七〕米友仁、字元暉，宋襄陽人，芾子；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

六六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　岑參

北風捲地白草〔一〕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二〕不得控，都護鐵衣〔三〕冷猶著。瀚海〔四〕闌干〔五〕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六〕。紛紛暮雪下轅門〔七〕，風掣〔八〕紅旗凍不翻。輪臺〔九〕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一〇〕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作者生平事實　岑參、唐南陽人，天寶進士；肅宗時，爲嘉州刺史，善屬文，其詩風調尤高，世稱爲岑嘉州。

注〔一〕白草、草之白者，似莠而細，無芒；見漢書西域傳注。〔二〕角弓、以角飾弓也。〔三〕都護、官名，唐置六大都護府，統轄邊遠諸國。鐵衣、甲也。〔四〕瀚海、沙漠也；亦作翰海，又稱戈壁。〔五〕闌干、縱橫也。〔六〕羌笛、樂器，漢武帝時丘仲所作，長尺四寸，因原出羌中，故名。〔七〕轅門、衙署之外門也。古者王者出行於外，次車爲藩，其出入處，仰車以轅相向表門，謂之轅門；後遂以稱衙署之外門。〔八〕掣、音徹，牽曳也。〔九〕輪臺、今新疆阿克蘇道輪臺縣；漢時屯田於此，唐置縣。〔一〇〕天山、一名雪山，又名祁連山，有南北之分：南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北山在新疆境內；各縣亙數千里。

六七　遊龍門記　薛瑄

出河津縣〔一〕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二〕下；東西皆層巒危峯，橫出天漢〔三〕。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爲大。繇〔四〕東南麓，穴巖構木，浮虛駕水爲棧道〔五〕，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疎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六〕，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甃甓〔七〕爲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峯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八〕而去；東視大山，巍然〔九〕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一〇〕潼關〔一一〕雍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

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橫豎施木，凭空爲樓；樓心空，板上置井牀轆轤〔一二〕，懸繘〔一三〕汲河。凭闌檻，涼風飄蕭，若列禦寇〔一四〕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爲石谷；下視窈然〔一五〕。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爲橋，踦步〔一六〕以渡。谷北二百步，有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與河際。遂窮祠東，有石龕窿然若大

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贅疣，若懸鼎，若編磬〔一九〕，若璞未鑿，若礦未爐：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牀，若几，若屏；可席，可凭，可倚；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燠；但淒神寒骨，不可久處。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二〇〕東山而歸。

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某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作者生平事實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明河津人，永樂進士；著有讀書錄、薛文清集等書。

注　〔一〕河津縣，今屬山西河東道。〔二〕龍門，山名，大禹所鑿；書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是也。〔三〕天漢，卽天河也。〔四〕繇，與由同。〔五〕棧道，於山崖石壁鑿斜穴，貫木爲柱，上鋪木板以行人也。〔六〕偃蹇，兀傲之貌。〔七〕離立，兩人相並立也。〔八〕嵯巇，言以甎砌也。〔九〕宛宛，屈曲貌。〔一〇〕大山，太行山也。〔一一〕巍然，高貌。〔一二〕太華，西嶽也；在陝西華陰縣南。〔一三〕潼關，在華陰縣東四十里，西薄華山；南臨商嶺，北距黃河，東接桃林，歷代皆視爲要地。〔一四〕井牀，井上木欄也。轆轤，汲水之具，置軸於木架之上，一端懸重物，一端懸汲水之斗，有曲木，以手轉之，斗時上時下，所以省人力也。〔一五〕繘，音聿，綆也。〔一六〕列禦寇，戰國鄭人，與莊周同時。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一七〕窈然，幽深貌。〔一八〕踱步，小步也。〔一九〕編磬，樂器；小磬十六枚同懸一簴虡，長闊之形相同，厚薄則有損益，以應十二正律與四倍律也。〔二〇〕並，猶言傍也。

六八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淳耀

李龍眠〔一〕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

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二〕，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跽〔三〕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履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呿〔四〕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

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鬅鬙〔五〕，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頰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傴僂〔六〕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七〕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傴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顴紋〔八〕皆現；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尚跣，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九〕自得。

按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一〇〕；今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爲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清樓〔一一〕所藏呂眞人〔一二〕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卽此意。

作者生平事實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菴，明嘉定人，崇禎進士，著有陶菴集。

注　〔一〕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宋舒城人，熙寧進士，善畫，兼長各派，人或推爲宋畫第一。〔二〕翩然，飄動貌。〔三〕踞，長跪也。〔四〕呿，音區，張口貌。〔五〕鬅鬙，音朋僧，髮短亂貌。〔六〕傴僂，背曲也。〔七〕瞪，音棖；瞪目，目直視也。〔八〕顴紋，面上皺紋也。〔九〕軒渠，笑貌。〔一〇〕錫，禪杖也。高僧傳：『有神僧飛錫凌空而行。』傳燈錄：『杯渡和尚，不知其姓名，常乘木杯渡河，因名。』〔一一〕太清樓，宋室藏書畫之所。〔一二〕呂眞人，名嵓，字洞賓，唐河南人，以進士出爲縣令，遇鍾離眞人，授天仙劍法，得九九數，號純陽子。

六九　浪淘沙　李煜

簾外雨潺潺〔一〕，春意闌珊〔二〕，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凭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歸去也，天上人間！

題解　浪淘沙，詞調名。此李煜降宋後，思金陵舊宮人作也。其與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蓋不勝亡國之痛也。

作者生平事實　李煜，字重光。南唐李景子，史稱後主。善屬文，工書畫；既嗣位，嘗

快快以國憂爲憂，日與羣臣酣宴，愁思悲歌不已。尋爲宋太祖所滅，封隴西郡公。

注〔一〕潺潺、雨聲。〔二〕闌珊、猶言衰落也。

七〇　虞美人　李煜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一〕應猶在，只是朱顏〔二〕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題解　虞美人、詞調名。後主入宋後，每懷江南，且念妃嬪散落，鬱鬱不自聊，因賦此詞；七夕，在賜第，令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此詞，大怒；遂被禍。

注〔一〕砌、七詣切。階甃也。〔二〕朱顏、謂少年時之顏色也。

七一　水調歌頭　蘇軾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一〕，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二〕。

題解　水調歌頭、詞調名。子瞻賦此詞；神宗見之，讀至「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句，曰：『蘇軾終是愛君。』

注〔一〕瓊樓玉宇、言月中宮殿也。〔二〕嬋娟、狀明月美好之辭。

七二　念奴嬌　赤壁懷古　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孫吳赤壁〔一〕。』——亂石崩雲，驚濤掠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二〕當年，小喬〔三〕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四〕，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五〕。人間如寄，一尊還酹江月。

題解　念奴嬌、詞調名。或謂原起於唐宮人念奴；又名百字令。自子瞻此詞後，又有取其詞中之句，名大江東去、及酹江月者。

注〔一〕赤壁、山名，有二：一在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三國時周瑜、劉備、合破曹操水調歌頭　念奴嬌

之軍於此。一在湖北黃岡縣城外，一名赤鼻磯，卽子瞻兩次夜遊作賦地也。子瞻誤以赤鼻磯爲周郎赤壁。〔二〕周瑜，字公瑾，三國舒人，有文武籌略；仕吳，敗曹操於赤壁；拜前將軍，領南郡太守。〔三〕後漢太尉橋玄有二女，世稱二喬；周瑜從孫策攻皖，拔之，得喬公二女；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四〕羽扇，用羽毛所製之扇。綸，音關；綸巾，青絲綬爲巾也。〔五〕華髮，猶言華顚，白首也。〔六〕酹，音耒，以酒灑地也。

新中學教科書初級古文讀本卷二終

中華書局發行

全廿四冊　定價三元

論說大觀

本書集古今名作三千餘首，粹爲一編。附以文體說略，俾明各種文體之源流。編制分文類爲四十二，文體爲四十四，應有盡有，朗若列眉，洪洪乎大觀也。學者手置一編，隨時可資攻錯。

文六(12)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民國十二年八月發行
民國十三年七月四版
新中學教科書 初級古文讀本(全三冊)
【第二冊定價銀四角】
(外埠酌加郵滙費)

編者　無錫　沈星一
校者　武進　沈頤　湘潭　黎錦熙　金華　金兆梓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棋盤街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保定　石家莊　張家口　濟南　東昌　煙台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徐州　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武昌　沙市　成都　重慶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雲南　貴陽　奉天　新加坡　長沙　衡州　常德　瀏州　吉林　長春
分發行所

古文比

全四冊 定價九角

是編係陳曾則先生選輯內分淵源比較對偶三類沿流溯源參互比並最足啓發心智初學古文者循是編以求可悟文章之奧竅

史記論文

全八冊 定價二元

書爲毗陵吳齊賢先生讀史有得故名論文每篇均附註釋並有總評於文章之格律義法論列尤爲明暢

最精最備之古文選本

古今文綜

全四十冊布套四函連史紙定價十五元有光紙定價八元

本書爲杭縣張相所輯分六部十二類每類又依體製作法分若干目古今名文應有盡有各種體裁無不具備且於每類每目之前略敘文體源流而於體製作法尤爲注意洵空前最精最備之古文選本茲將全書內容列表如下

論著類 分體製、作法、其餘各體三綱 三十五目 選文一百五十七篇
序錄類 分著述、雜序、其餘各體三綱 四十五目 選文二百零九篇
書牘類 分敘事、達情、其餘各體三綱 三十一目 選文二百六十六篇
贈序類 分別序壽序之體製、作法、其餘各體五綱 四十二目 選文二百十八篇
碑文類 分祠廟、紀事、其餘各體三綱 二十三目 選文八十九篇
墓銘類 分體製、題撰、作法、其餘各體四綱 一百零三目 選文三百二十篇
傳狀類 分傳、狀、二綱 十六目 選文一百零三篇
志記類 分典志、記物、記事、三綱 二十七目 選文二百零九篇
詔令類 分詔令、其餘各體二綱 三十八目 選文二百二十二篇
表奏類 分表、奏、其餘各體三綱 十六目 選文一百五十篇
辭賦類 分辭賦、頌贊、箴銘、弔祭、哀誄、五綱 六十四目 選文三百十二篇
雜文類 十五目 選文八十九篇

▲共計三十六綱 四百五十五目 選文二千三百四十四篇

常識文範

梁任公著

本埠史印 全四冊 一元四角

是編選梁任公先生歷年名作凡科學倫理宗教政治經濟社會各項常識靡不備具先生之文顯豁呈露引人入勝讀之能啟迪普通知識兼可進窺文章之規範作爲學校課本或自修用書均甚相宜

中國大文學史

布面精裝一冊 三元

吾國文學浩瀚作家如林學者欲登堂入室苦無專書問津致有徬徨岐途時倍而功半焉謝无量先生湛於國學學問文章世所景仰本書係先生傑作共分十章首敘論次上古次中古次近古次近世直迄於清末采西洋研究文學之法別其流派詳其時代狀況每家各繫小傳並附其著作二三篇加以批評理論新頴而多創見事實依據正史專集考核周詳爲治文學者之圭臬

中國婦女文學史

布面精裝一冊 一元四角

夷考吾國文學史籍但主眼於男子不知巾幗之中亦多靈秀傑出之才其遺風餘韻非不可傳也梓潼謝无量先生有慨於此特將女子之經史文章詩詞歌曲擇其彙英吐玉卓絕一時者廣爲搜羅上起周秦下迄有明以時繫人並各綴小傳紀其事略爲婦女文學史中放一異彩名媛淑女允宜人手一編